

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(林元度)

目录:

第一篇 拣选十字架

- 1.你更好是听他的话
- 2.你还不知道十字架么
- 3.我就是他要他施浸
- 4.我常常喜欢把自己送去挨骂
- 5.甘愿服下来接受十字架的破碎
- 6.我要拣选十字架
- 7.要紧的是背十字架
- 8.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
- 9.接受十字架舍己
- 10.关心同工们学习十字架
- 11.要作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人
- 12.认识神的人都不是讲理由的
- 13.只有权柄是事实不是理由和是非
- 14.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一切「为甚么」
- 15.我称颂你的道路
- 16.学习顺服不批评顶撞

第二篇 不表白不辩护不为自己说甚么

- 1.以为他跑去玩了
- 2.为什么不告诉她那是你母亲
- 3.如去解释我就没有十字架了
- 4.拍桌骂他
- 5.受责骂只点头
- 6.为什么不解释而只说谢谢
- 7.广传长篇文章批评控告他
- 8.没有说负责弟兄怎样冤枉他
- 9.只向他们笑一笑
- 10.婚姻风波

第三篇 诸般的苦难

- 1.苦难使他有职事
- 2.耶稣的杀死产生生命的职事
- 3.作神话语职事需要重组过的性格
- 4.圣灵带着你出去
- 5.同义乐谱不同乐器
- 6.苦难学了真实的功课
- 7.藉付代价学了东西
- 8.受苦使人结实有用
- 9.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治的总和
- 10.水涨高五尺好
- 11.受过贫穷的苦难
- 12.一床一几一凳一馒头
- 13.受到基督教的各种逼迫
- 14.学动机清洁的功课
- 15.这是政治家的作风
- 16.持异议者给他痛苦
- 17.受到不成熟与无能之人的痛苦
- 18.人的顽梗叫他痛苦
- 19.有野心的弟兄使他受苦
- 20.疾病是神给他的一根刺
- 21.他的家庭也有叫他受苦之处
- 22.在我里头造一个给我丰富的机会

第四篇 破碎

- 1.天然的能力被他摸了一把
- 2.尝到了神按背脊骨的经历
- 3.工作的三项重要原则
- 4.这不过是天然的好义
- 5.葡萄一生的事
- 6.致信说「破碎」
- 7.要接受圣灵的管治-对付破碎合组织
- 8.伤风有何教训
- 9.破碎外面的人叫灵出来
- 10.你怎没有伤痕
- 11.职事与破碎
- 12.付厉害的代价接受破碎

- 13.一直讲「破碎」与「建造」
- 14.为着身体求十字架的破碎
- 15.受破碎弃绝个人主义
- 16.在他一生绝不更换同工
- 17.他都能饶恕若无其事发生
- 18.一切境遇都为扩大我们
- 19.无论如何你们不可以打他
- 20.意志心思服在圣灵管治之下
- 21.攻克己身破碎自己

【序言】

带进主恢复的倪弟兄，有丰富真理的亮光；这是由于他承受了历代所积蓄真理的亮光，加上他自己直接从主得着启示所给的真理的亮光。

他也有丰盛的生命。李弟兄说，带领过他的和受恩教士是一撒种的人；倪弟兄也是一个撒种的人，聚会中有他在，或许没有甚么祷告，或许诗也唱不好，但大家还是觉得有神同在。有位在上海的弟兄作见证说，他初次听见倪弟兄说话时，连倪弟兄提到主的名，对他也觉得甘甜；倪弟兄在主名里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就使他被主抓住了。倪弟兄的职事像种子撒在许多寻求主，和爱主的人的深处，使他们爱主更深，并在主里长大。

他之能有丰盛的生命，在于他在年青，一开始事奉主，就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他是听余慈度姊妹传福音得救的。他也是从两位姊妹，和受恩教士和宾路易师母得造就的；他从她们认识了十字架（宾路易师母可称作[十字架的使徒]，和受恩教士也是从她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）。我们若要得丰盛的生命，作一撒种的人，就得接受十字架进入我们的心。倪弟兄树立了好榜样，我们当效法之；这是编写本书的出发点。

【第一篇 拣选十字架】

1.【你更好是听他的话】倪弟兄年青时，一开头事奉主，就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那时他们有七个同工，每周五在一起聚会；但其中大部分时间，都花在他自己和另一位同工的辩论上。那位同工比他大五岁，无论他怎样争，那位弟兄偏不听，惟一的理由就是那位弟兄比他大五岁。他虽甚么理由都可以争，但他不能争说，他比那位弟兄大五岁。那时，几乎每星期六他都去和受恩教士那里。他心里不服气，就向和教士申诉那位弟兄的态度，把他们所争的事告诉她，请她评评看，到底是谁对？可是她不说对，也不说不对，她两眼盯着说：[你更好是听他的话。]他心里不服，就说：[如果是我对，就说对；如果是我不对，就说不对；为什么说：『更好是听他的话』？]她说：[在主里面，年纪小的，应当听年纪大的。]他气极了，就说：[在主里，如果年纪小的是对的，也应当听在主里年纪大的是错的人么？]她仍

是笑笑地说：「你更好是听他的话。」他就为自己辩护说：「这样，我作不来，基督徒也该按道理行事。」他说：「不是理由的对错，是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，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。」他听了，最后只有回家去哭，恨自己为什么不比那位弟兄早一点出生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你还不知道十字架么】一九二三年春天，有十八位刚信主的青年人要受浸。有三个人在那里谈施浸的事，倪弟兄年纪最小，王弟兄比他大五岁，还有一位吴弟兄，比王弟兄还大七岁。倪弟兄就想：王弟兄比我大五岁，所以平日甚么事情，我都要听他；现在吴弟兄比他还大，看他听不听吴弟兄。后来他们在一起谈，那知吴弟兄所讲的，倪弟兄所讲的，他都不听。他们无论怎么讲，他都一概不听。弄到末了，他说，你们不来，我来好了。倪弟兄就想，岂有此理；如果能是这样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是非了。倪弟兄九到常带领他的和教士那里去，问她说：「现在有一件事是这样，你现在怎么说；叫我生气的，就是他这一个人没有是非。」她站起来说：「你到今天还没有看见甚么是基督的生命么？几个月来你一直要说你是对的，你的弟兄是错的；但你是否想到，当你说到这事时，你这个人对么？你里头的光景如何？你还不知道十字架么？你所争的是事情对的问题；我所争的是十字架生命的问题。」她又问倪弟兄说：「你想你这样作是对的；你想这样告诉我是对的；以道理来说，都是对的。但我问你，你里面怎样？你里面感觉怎样？」倪弟兄只得承认说：「以道理来说，是对的；但以里面生命来说，实在是错的。」

后来，倪弟兄在初信造就中「信徒的反应」那一篇里说，十字架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教我们不讲理。我们根本不是凭着对错和人讲理。所有的讲理由都不是在信徒的范围之内。你如果落到一个地步，和人讲理由，你就离开了基督徒的地位。

倪弟兄说，当我们每一次开口的时候，要断定事情的时候，让我们在主面前问主说：「这是不是是非的断定，或者是生命在我里面的引导。主，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和属肉体的不同；叫我们彻底地看见里面的亮光和律法的不同。主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道路。我们活在分别是非上是错的，让我们看见分别是非是罪，分别是非是死亡；因为只有住在死亡里的人才会这样作。住在生命里的人要受生命的引导，是生命在那里引导。主，原你在我们中间，叫这件事被我们彻底地被看见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我就是他要他施浸】李弟兄说，倪弟兄比另外一个弟兄少了五岁，和教士看出倪弟兄这个少年人非受压不可，所以在凡事上，都把他摆在那个年长五岁的弟兄底下。倪弟兄很受不了；但他越受不了，和姊妹越压他，非要他服不可。有一天，有一些得救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倪弟兄带得救的，他统统带到和教士跟前，预备受浸。倪弟兄觉得这些人是我传福音带得救的，自然应该归我来给他们施浸；和姊妹却安排了那个年长一点的弟兄来施浸。倪弟兄不服气，就问说，为什么？她说：他比你大。和他们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位吴淡石弟兄，比王载年长。倪弟兄就藉此题议说：「吴弟兄比王载年长，所以该由他来施浸。」但她还是说，该由王载施浸。她这样作，为要叫他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学习不讲理由，只要顺从。

以后在另一个地方，有一次受浸的事。那个地方的一个弟兄比他小两岁，倪弟兄就觉得这一次该

是我的分了。那知和教士又不安排他，反安排那个比他小一点的弟兄作。倪弟兄又问为什么？他比我小两岁。她说，不为什么，我就是要他施浸。他那时实在是受压，学了功课，而后事过境迁，他一生不忘记所得的益处。

后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，在福建鼓浪屿时，倪弟兄说：我现在可以对年幼的同工说，你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练，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。只有羔羊的灵——温柔、谦卑、和平、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的雄心、大志、干才，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。我走过这条路。我必须常常承认我的错处。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。问题不在于对不对，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。在教会中，对与不对都没有地位；算得数的，乃是背十字架，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；这才能流露神的生命，并成就神的旨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我常常喜欢把自己送去挨骂】倪弟兄告诉李弟兄，那时在福州，有好些青年人被主兴起来，差不多有二、三十位青年弟兄姊妹都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去得益处。和教士是一个既深且严的人，严到一个地步，几乎件件事她都责备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挨她骂的，骂到末了（不到五年）都溜了，只剩他一个人。以后李弟兄到南洋，碰到从前挨骂的人，证明这件事，说和教士真厉害，一直指着人骂，骂得大家都走了，只剩下倪弟兄一个人。

倪弟兄说，我常常喜欢把自己送去挨骂。我是特为挨骂去的。倪弟兄曾经告诉李弟兄，无论何时，他去见她，她总是责备，没有别的。但是她越责备，倪弟兄越将自己送去挨骂，藉此得到了许多帮助。倪弟兄说，虽然在真理上他绝对承认姊妹们该蒙头；但是他得救是借着姊妹，得造就也是借着姊妹。他是被余慈度姊妹带得救的，得救后一又得着和受恩教士最大的帮助。

李弟兄说，我们要压自己，不要叫自己轻省，不要让自己自由，不要拯救自己，要像「默想葡萄一生的事」那首诗歌所说的：「我们现在默想葡萄一生的事，其路并不容易，其境也不安逸；生长不像野地野花，随地随意吐华；生成曲径迷堂，生成款式百样。…它（指葡萄）拴是桩上，不能随意生长，它如伸枝长臂，也是架上被繫；它就如此从了砾土，吸取它的养生食物；不能自由拣选，不能遇难思迁。…」我们不要像野地野花，自由生长，随意吐华。我们该像葡萄，拴在桩上，繫在架上。我们宁愿受压，被拴，被繫，不要自己自由，不要拯救自己。

少年人必须找一个人来压自己：「人在少年负轭原是好的」（哀三 27）。不要一直等人压，要自己压自己；倪弟兄把自己送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去受责备就是这样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甘愿服下来接受十字架的破碎】倪弟兄初期的同工中，五个是他自小的同学。另外一个是从外面来的，比他大五岁。那五位总是站在这一位的一边，来反对倪弟兄。他们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说他错。许多事明明是他作的，功劳却归到他们身上。有时他被他们拒绝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上山到神面前去哭。以前在学校时，他在全班中总是考第一，现在事奉神的事上，却将他放在第二位。他不服，天天对神说，这个第二我受不了；因为我得到的权柄和荣耀太少。他们个个都站在那个比他年长同工的一边；他受不了。后来蒙主怜悯，他愿意被放在第二位，愿意服下来的时候，他得到的喜乐比他得救时所得到的更见深广。他甘愿接受破碎，不作他想要作的；因此在他属灵的道路上，一直充满喜乐和平安。

他想主耶稣既是完全地顺服在神手里；他也愿意这样顺服主。他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（参腓二 6）。他怎敢高过他的主呢！当他开始学习顺服的时候，起初觉得很难过；但是以后就渐渐的容易，使他能够在神面前对神说，我愿意拣选十字架，接受破碎，放弃自己所有的意见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我要拣选十字架】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，倪弟兄在福建鼓浪屿见证他的拣选十字架。他说：一个信徒可以阅读、研究、或讲论十字架的道理；但不一定能接受十字架的功课，或真正认识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与同工配搭事奉时，主为我安排了许多十字架。许多时候我觉得为难，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很难顺服；但我里面觉得，十字架是主所安排的，虽然艰难，我肯顺服而接受就是对的。主在地上时，也是因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学了顺从（参来五 8，腓二 8）。我岂可例外呢？我起头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时，约有八、九个月之久，不肯顺服。我知道对于主所安排的十字架，该默然无声地接受；但我立志顺服不过是一时的。当事情来到时，我就很难顺服，里面满了背叛的思想；我觉得很难过。

后我发现了，主为我所安排的十字架，对我实有益处。在我的同工中，有五个从小就是我的同学；另有一位是外面来的，比我大五岁。那五位总是站在这一位的一边来反对我。不论我作什么，他们总是说我错。许多事是我作的，功劳却归给他们。有时我的意见，他们不接受，我就上山到神面前去哭。那时我写了一些背十字架的诗歌，初次经历什么叫作「与基督的患难有交通」（腓三 10 原文）。当我与世界不能交通时，我就享受天上的交通。我得救二年，还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；这时我才开始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

在学校中，在班上，我总是列于第一位；在事奉主的事上，我也要列于第一位。因此，当神将我放在第二位时，我就不服，天天对神说，我受不了，我得到的荣耀和权柄太少了，人人站在比我大的那位同工一边。但是，今天我能从心里感谢神，敬拜神说，这一切临到我，都是神给我最好的训练。神叫我遇见许多的难处，就是要我学习顺服。最终我向神表示，我愿意被放在第二位。当我肯服下来时，我所经历的喜乐与得救时所经历的不同；这喜乐不是广的，乃是深的。又过了八、九个月，许多时候，我就愿意被破碎，不作自己想要作的事；但在属灵的路途上，里面充满了喜乐与平安。主服在神的手下，我也愿意这样顺服。主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（参腓二 6），我岂敢在主之上么？我初学顺服时是艰难的，但越过就越觉得容易。最后我向神表示，我要拣选十字架，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，放下我自己的意思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要紧的是背十字架】神把倪弟兄摆在那种环境中，为的是叫他能受圣灵的约束。神削去他性格上的棱角，使他事奉神能有一个温柔，谦卑与和平的灵。一个人若不是背着十字架，他所作的，连他的志愿、目的和能力都没有多大的价值。问题不在乎对或不对，是在乎你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。在教会里，对与不对都没有地位，要紧的是背十字架，接受破碎；因为这样才能流露他的生命，成就神的旨意。

因着他一开头就学习了一生最宝贵的功课，领会什么是十字架的意义，学了顺服，接受了破碎，所以后来他能有几十位的同工，并且能与任何人同工。十字架为着生命的流露，十字架也为着教会的

建造，叫人能配搭，能同工。但愿我们都能从深处说出，哦，十字架，我接你进我心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】倪弟兄曾将他被革除的整个经过，细细交通给李弟兄听。那时他离开福州，去杭州作工。有人写信告诉他，说他被革除了。当时这事令他十分气愤；但是主来问他：「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？或者愿意在你自己的手中？」因此，他什么也不能作。等到杭州工作一完，他就回家。在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学生，也都是他带领得救的。他们对于所发的通告，非常愤怒，他们不能接受，并且也都站在倪弟兄这一边。他们到码头迎接倪弟兄。他一下船，那些年轻人就对他说：「倪弟兄，你必须采取行动，你不能接受这种开除。」当然他又一次受到一点激动。看看来的人都站在他一边。他对他们说，他身体不舒服，有点晕船，叫他们中间几个人，当晚到他家里去。那晚去了不少的人。在他们未来之先，从主那里有话来，要他不可有任何行动，不可为自己表白甚么。许多人来了，到他那里，挤成一堆，盼望有点甚么反应；但他出来，非常平静，告诉他们说：「弟兄们，我不能作甚么，因为主不许我作。我惟一可作的事，就是今晚收拾行李，明天离开这里。你们都要安静。」许多人都哭了，非常失望，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聚会。于是他离开了那里。这是一九二四年发生的事。

诗歌第四六八首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…」就是他在那时写的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，这首诗还是非常感人，叫人灵得滋润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学习如何背十字架，学习如何不为自己表白，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。

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原则，不错，教会乃是产自基督的生命，但也必须经过苦难。圣经也说，教会的产生是以种产难，正像妇人生产一样。所以不要以为，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能轻易地建立一个教会；没有这件事。教会的产生是凭着基督的生命，也藉一些人的受苦；正如保罗所说的：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；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」（西一24）又说：「…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」（加四19）

倪弟兄说，每一次信徒在苦难中不开口的时候，他就要看见十字架在那里作工。所有的误会，所有的不平，所有的不满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私下的自爱。最愚昧的人是埋怨的人。他越埋怨，就越埋在里面；他越不平，就越陷在里面；他越让那些困难压住，就越透不过气来。如果你一直说，主阿，救我，一连五、六次，多念几次，你就失败了。得胜乃是在低下头来，赞美主说：主，我赞美你的道路，你所替我安排的没有错，你所作的都是好的。

关于我们环境和肉身的难处，让我们愿意服在神手下。我们若发怨言，我们若反抗，神的手就越在我们身上。有一天，我们必须承认：「父，你的手该在我身上，这始终是对的。」原我们心的态度是：「父，你绝不会错，凡我所遭遇的，都是对的；为着临到我的一切，我赞美你。」但愿神给我们一个启示，看见这是神的手，跪下来对主说：「这是你，这是你，我接受。」我们至少得认识，那对付我们的手是谁的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接受十字架舍己】倪弟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，译写了一首又美又壮的诗，从这首诗，可以认识他这个人，是一个接受十字架而舍己的人。这首诗的作者据说是中世纪的圣法兰西斯写的，倪弟兄译时，

加上未了的几行。

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；让我事而不受赏赐；

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；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。

只知倾酒，不知饮酒；只想擘饼，不想留饼。

倒出生命，来使人得幸福；舍弃安宁，来使人舒服。

不受体恤，不受眷顾；不受推崇，不受安抚。

宁可凄凉，宁可孤苦；宁可无告，宁可被负。

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；愿意受亏损，来渡旅客的生涯。

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，你也是如此的过日子；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，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。

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，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。

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，时常被人辜负，心不生怨。

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，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；

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，并求别人喜悦，以度此岁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【关心同工们学习十字架】倪弟兄一开头事奉，就学习了十字架的功课，他深知这事在事奉上极其重要。所以，后来他对同工们的学习十字架功课，十分关心，从他写的几封信，可以知之。

函一（寄自英国）…许多人在这里很捧我；但是我的眼睛只望着主。我拒绝受外面的动而作甚么？我是学习十字架的人，这些使我不能重看自己一点。人如果知道甚么是效法他的死，就怎能在人面前求荣耀呢？…你知道我从来不强作人师傅（这是一个最可恶的态度），都是等人要求。这次亦然，主自己感动人来要求。…数次汇款，俱系二、三兄弟罄其财产以助。此外，普通热心的人，对于奉献更不如国内。有者须有人要求方肯。这些与我们根本就无分。我们无论多难，总要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所持守的。试炼实在多；但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活的神。…读「敞开的门」，真是叫人赞美神；但是我向神的呼求，是少年的同工，能知道十字架如何对付肉体，和天然的生命。…。

函二（在返国途中）…主施恩，明日船可到波赛，大约在印，在新均有些勾留，即可返沪。…「敞开的门」，真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如果同工们缺乏作工的基本条件，则工作前途与「已往」的，将有何分别？但愿主施恩。你出外走了这么多地方，你相信么？一切都在乎知道十字架如何对付了天然的能力。…。

函三（寄自英国）…弟逾过逾觉得，我们天然的人受约束的紧要。我们失去自由，就有生命的能力。兄以为然否？弟心里所为同工担心者，即知道甚么是天然力量者的人并不多，更无论拒绝了；但是为着自己，我是叹息着追求清洁，没有掺杂。但愿神施恩。…。

函四（寄自英国）…年来弟所担心者，即后进的弟兄，没有经过十字架，并不知道肉体的败坏。他们缺少雅各大腿脱臼的经历。他们需要启示，并被神摸着，以致肉体受了一生无法恢复的打击——终身跛子。我们当初受神的对付，也许不觉得其宝贵，如今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就知道了。…。

函五（寄自英国）…年来弟的工作，自然是注重于贵橡（英国史百克先生处）。…欧洲情形一如中国。许多工作与工人都不错；但是都非由启示而来，而一切根据于传受者比比也。至于肉体的认识及

天然的拒绝，则一如国内，几乎成为绝向。…贵橡一如其他地方，需要帮助，才能完全。…同时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自为人师的。许多的地方，我知道神要用以帮助贵橡的；但是我那里知道我不会错？人是何等容易受自欺的梦想的支配，而以为自己是何等的要紧！所以我等着，我忍耐地等着。…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【要作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人】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倪弟兄在同工聚会中，释放一篇信息。他以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说到神的祝福。他说：「一切的工作，都是在于神的祝福。我们尽管忠心，并且非常殷勤；我们可能相信他能作，并且也祷告神作；但若神不祝福，那么我们所有的忠心，殷勤，相信以及祷告都要落空。而另一方面，好像我们错了，好像盼望都没有了，只要神有祝福，还是有果子。」

「请看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关键不是在乎手中东西的多少，而是在乎那祝福的手。迟早我们都会认识，不是在乎我们的恩赐多少，能力多大，乃是在乎到底主给我们多少祝福。饼多少没有多大用处，能养活人的，乃是主的祝福。」

「这个功课不容易学，许多人还不是仰望神的祝福，而是仰望手里的那几个饼。我们手里的饼是非常的少，你越在那里打算，工作就越不容易作，有时简直无法作；但是神迹是在艰难中，不可能的情形中出来的。这个神迹是主的祝福产生的。今天的难处，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应付；但是主有办法。在神的工作中，基本的问题是神的祝福。」

「我们要知道，我所不彀的，祝福都彀。我所不能应付的，祝福都能应付。祝福超过了我所赶不上的尺寸，我所赶不上的度量。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，就会在每一件事上寻求神的祝福。手腕用不着，顾忌用不着，人的智慧，人委婉的言语都用不着，只信神的祝福，只仰望神的祝福。」

「要学习倚靠神的祝福，也要学习除去拦阻祝福的。工作作不起来，不要推到环境，推到别人身上，恐怕是因我们身上有拦阻神祝福的东西。主如果在我们身上能走得通，祝福应当是『无处可容』的。」

「我们每一个举动，不是问对与不对，乃是问有没有神的祝福。不是争是或非的问题，乃是问神祝福不祝福。一同心，一站在一起，祝福就来；一争执，祝福就停了。千万不要争执我们作的对不对，必须注意神有没有祝福。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作对的事，乃是作要得神祝福的事。大卫作的事很错，以撒没有多大用处，雅各很狡猾；但是神都祝福。所以问题不是错不错，乃是神祝福不祝福。你可以争，你可以对；但是神不祝福，就没有用。有的人的话语，态度，意见会把主的祝福停止。我们里头该有扎心的感觉，非有主的祝福不可。祝福是讲几百，几千灵魂的。祝福一破坏，就我们所犯的罪比什么都大。我们应当厉害地审判自己。你的理由多，也对；但是神不祝福，怎么办？对了，得不着灵魂；对了，教会得不着造就；对了，但没有用处。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蒙祝福，拦阻祝福，就得把那拦阻除去。我们不要作一个严正，争执是非的人，乃是要作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人。」

我们都要作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人，肯背十字架，不问是非，不为自己争什么；只仰望神的祝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2.【认识神的人都不是讲理由的】倪弟兄说，我年轻时，常因神作无理的事而过不去。后来读到罗马

书第九章，才头一次稍微摸到神的权柄，看见我这个人是谁，乃是他造的。我最有理由的话，在他面前都是强嘴。我是如何卑微下贱的人，怎敢在神面前强嘴呢？

我在这些年间，起首学习一点功课，认识神作事都是没有理由的。就是他所作的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仍要敬拜他；因我是仆人。如果他所作的事，我都知道，都明白领会，我就是坐在宝座上了。他是永远超过我的，惟独他是至高的神，我该在灰尘中俯伏，这时一切的理由，就都出去了。往日我一直靠着思想，理由活着。今天我俯伏敬拜他，只要这一个是神作的，我就馱了，我就要敬拜。认识神的人都不是讲理由的。真被光照审判，理由就消灭了。

人对神讲理由，就是等于说，神作事需得我的同意；这是最愚昧人作的事。神作事不需要把理由告诉我们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如果我们把神带下来讲理由，我们就没有神了；因为神和我们没有分别了。我们若讲理由，也就没有敬拜了；顺服一出去，敬拜就没有了。这样就是以自己来审判神，把自己当作神。那么泥土和窑匠有什么分别呢？窑匠作事，还用泥土同意么？但愿神荣耀的显现，叫我们一切的理由都停下来。

倪弟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得胜聚会期间，与同工们交通时说，一个少年的工人，必须学习接受无理的对待。他必须认识何谓无理的顺服。真正的顺服都是不讲理由的；一讲理由就没有顺服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只有权柄是事实不是理由和是非】倪弟兄论权柄与顺服时说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就在今天给我们看见，我是如何卑微下贱的人，怎敢在神面前强嘴呢？南方女王来见所罗门王，所罗门把他的荣耀稍微给她一看，她就诧异得魂不守舍。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我的一点理由还有什么过不去呢？亚当犯罪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；因此，理由就成了人的命根。但是只要主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一下，我们就看见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，不过是一块泥土，所有的理由就在荣耀里都消灭了。一个人越在荣耀里活着，就越不讲理由；一个人越讲理由，你就知道他没有见过荣耀。

我们一旦看见他是远超过我的，惟独他是至高的神，我该在灰尘中俯伏，这时一切的理由就都出去了。从今天起，只有权柄是事实，不是理由和是非。认识神的人，定规认识自己，一认识自己，理由就出去了。（约伯说：「谁用无知的言语，使你的旨意隐藏呢。…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」——伯四二 3,5-6.——人算什么，不过如尘土，如炉灰，怎敢向神强嘴？人一切的理由都是无知的言语，一碰着神的荣耀就消灭了。）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【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一切「为什么」】倪弟兄祷告说：我们的神，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要俯伏敬拜你。你所安排的事没有一样是不好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能拣选自己的道路；但是你拦阻我们，你不给我们顺利，你叫我们好像都是碰壁的。我们要说，你如果喜欢，就是最好的；我们不能说为着什么这样，为着什么那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而这样对待我；我们不能说你为着什么恩待有的弟兄姊妹，而不恩待我。我们要接受你的道路；有理由的我们接受，没有理由的我们也接受；有益处的我们接受，没有有益处的我们也接受；叫我们学习看见我们的道路，叫我们学习看见你的道路。神，不必告诉我们理

由，为着什么这样，只要神，是你作的都是不错的。神，你所作的都是对的，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不争执，不问为什么；拯救我们脱离一切「为什么」；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问题。仰望你拯救我们。求你带领我们的心到这一个地步，叫我们每一个都作你宝座前的脚凳，让你踏在上面，叫我们能顺服，能敬拜。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仰望你在我们中间恩待我们。靠着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【我称颂你的道路】倪弟兄说：我一生一世顶大的幸福，就是叫我能够认识和教士。在她的祷告中，有几十次，或者说，有几百次，说：主，我称颂你的道路。我知道这是一个顶深，顶刚强的祷告。她几十次的祷告说，神，我称颂你的道路。

请你记得，神的道路不一定是那么顺利的，神的道路不一定是那么上算的。神不一定会那么听你的祷告，像大卫所经历的那样。你祷告了，禁食了，孩子还是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你要说，神，我要敬拜你；你在那个时候，要敬拜神的道路。得胜乃是在低下头来，赞美主说：「主，我赞美你的道路；你所替我安排的没有错；你所作的都是好的。」

倪弟兄从和教士得到说明，认识了敬拜神的道路，就释放了一篇「敬拜神的道路」的信息，刊于复兴报。许多人得到帮助，学习敬拜神的道路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【学习顺服不批评抵挡】倪弟兄作下面的见证说：

我在伦敦时，起居都是由主人定规的。早上六时起床，十二点吃中饭，三时喝下午茶。一位由日本来的瑞典弟兄，他天天摇头，长吁短叹。我问他，你为何不快乐？他比我大十五岁，一年赚好几万英镑，在他底下有几千个工人。他对我说，他觉得很难，他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作学生了，现在住招待所，而管招待所的人乃是没有什么学问的，他要受那样的人管理，觉得很痛。我在伦敦住了十八个月，如果我不学习顺服，在那里批评、抵挡，里面如何能够舒服？顺服乃是主生命的性情，顺服神的权柄乃是我们的保护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二篇 不表白不辩护不为自己说甚么】

1.【以为他跑去玩了】倪弟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学英文、中文都很好。他的父母甚至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，教他中国古文。他一得救，就开始爱主，愿意为主作工。那么跟谁学呢？他就想要离开学校（福州三一书院）去上海，参加余慈度小姐创办为训练年轻人的圣经学校。倪弟兄的母亲也爱主，也非常尊敬余小姐，同意他去。有一天，余小姐打发他从上海郊区到市区邮局去投寄一些邮件。他花的时间比余小姐预计的时间长了一点。余小姐以为他在这一段时间跑去玩了。于是把他大大责备一顿，送回家给他母亲。但倪弟兄并不灰心，回到福州，继续读书，且更爱主。他清楚认识，这个经历是主给他的。

倪弟兄说，谁能在黑暗，枯干，乏味，颠沛中不顾自己，喜欢一切从主来的，谁就是为主而活的人。一个信徒的生命如何，只要看他如何对付他的压迫就够了。

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；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」（赛四二4）；这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。倪弟兄跟随主的脚踪，虽遭挫折，却不灰心，也不丧胆。他让神在他身上作完雕琢的工作，后来能给人话语的供应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为什么不告诉她那是你母亲】李弟兄头一次去上海花很长时间和倪弟兄在一起。倪弟兄告诉李弟兄，大概是一九三〇年左右，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刘教士（Miss Groves）来找他。她听到一点谣言，所以来见倪弟兄，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说：「我听见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。」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的人。刘教士是一个在属灵上帮助他的人，她有地位责备他。倪弟兄告诉李弟兄说，他答说：「是的。」请注意，他回答说：「是的。」于是刘教士说：「怎么可以有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？」她就很不高兴，又非常失望地离开了。原来那时他的身体不好，又没有人照应他；所以他的母亲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与他同住，照应他。这是真的，是有一个女人（母亲）来与他同住；因为他生病了。李弟兄很赶诧异，就说：「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，那是你的母亲呢？」你知道，倪弟兄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「她没有问我那女人是谁。」接下去，他告诉李弟兄说：「弟兄。我们必须学习，永远不说甚么话来为自己表白。人无论问甚么，只能告诉人事实，告诉人真情。」他说：「刘教士责备我，我必须学一个功课，不为自己表白，我必须忍受这个责备。」李弟兄说：「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，那是你母亲？」她说：「她并没有问我，她是谁。如果她问我，我会告诉她；但是她没有问我，我不需要告诉她。如果我告诉她，就是为自己表白。」从此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为何这一世纪来，他是在主手中一个最有用的器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如去解释我就没有十字架了】倪弟兄常常遭受毁谤，被人误会；但他不为自己辩护，解释。他乐意接受十字架。有一天，一位同工在上海，听见好些弟兄姊妹议论他的事情，都是说他不对。那位同工听了也以为是不对的，我们的弟兄不应该这样。那位同工就想遵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训，知道弟兄错了，就当趁着只有他一人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于是那位同工就到他的家里去了，当面指出他的错来，说许多人都说你如此。等到那位同工讲完，他很简单地解说几句，始知事情与人所毁谤的完全相反。那位同工就怪他说，既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？他很严肃地对那位同工说：「我如果去解释的话，我就没有十字架了。」那位同工听见这话，好像忽然蒙了大的光照，满面羞惭地回去了。那位同工以为是去帮助他，结果反而得了他的帮助。

倪弟兄有一次说：「十字架若漏了风，就会吹走。」含意背负十字架时，不可向人说甚么，一说就失去十字架的意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拍桌骂他】张郁岚弟兄于一九四二年在重庆遇见倪弟兄。张弟兄作见证说，倪弟兄外表看起来没有佳形美容，穿着长布大褂，普普通通，干干净净，高高大大的一个，里头却满有基督的生命。你摸着他这个人的时候，就能摸着基督自己。他实在像圣经所说的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赫的话（参彼前二23）。一次，他有一位职员，地位很低，为争薪水，指脸拍桌骂他。桌子拍得很重，甚至把他放在桌上的公文皮包，也都震落地上。这位职员一直骂他四个钟头，闹得邻居皆抱不平；但是倪弟兄一句

也不还口，坐在椅上，手持报纸在看，面不改色，若无其事，不时还要点一点头。

倪弟兄效法基督：「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；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」（诗三八13-14）；这是在十字架底下的人。

还有一次，生化药厂从外地寄运西药到重庆。那位重庆的经理偷偷在西药中夹带一箱胶鞋底。结果被海关查出，罚了重款。倪弟兄虽然因此受害吃亏，但他没有说甚么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受责骂只点头】倪弟兄不只在背后常被人毁谤，误会，和批评，有时也被人当面责骂。一次，他在北平，有一位弟兄当面对付他，一直责骂他，差不多有三个钟头之久；但他没有分辩，也没有辩论，连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点头，有时笑一笑。在座的，另有一位弟兄，名叫徐仲洁，看见倪弟兄的态度，三个钟头受责骂，一点都没有还口，非常感动。本来徐仲洁弟兄也是赞同那一位弟兄的：但从那一天起，他就转过来，与倪弟兄同工了。我们的弟兄不为自己讲理由，不为自己申辩，不为自己说话，不为自己表白，默然接受别人的苦待，这是羔羊的灵。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；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」（赛五十三7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为什么不解释而只说谢谢】有一次，江师母听见倪弟兄接一个电话，对方接连不断地说，并且声音很大，好像势不甘休。倪弟兄只是听着，偶而答说：「是！是！谢谢你！」当他挂断之后，她就问他：「是谁打来的？」他说：「是一位弟兄，他说，我作的是错了。」她问：「你都承认了罢？」他答：「没有。」她不耐烦地说：「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解释，而只说『谢谢』呢？」倪弟兄答说：「如果有人把倪柝声抬到天上，他仍是倪柝声；如果有人把他践踏到地狱里，他也仍然是倪柝声。」

另有一次，有人问倪弟兄，人家这样误会你，你为什么不表白呢？他说，人家若信任我，就用不着我来表白；若不信任我，我再表白也没有用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广传长篇文章批评控告他】一九四八年，在上海教会中，有位弟兄，长期怀有野心，要作长老，却未得逞，竟反对倪弟兄。这位弟兄资助一位游行布道家；这布道家写了一长篇文章，批评控告倪弟兄几件事。这篇文章广为流传；但倪弟兄未作什么，为自己表白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没有说负责弟兄怎样冤枉他】倪弟兄是一个把自己摆在死地的人，人骂他，他不表白辩论；但到后来，误会他，骂他的人，还得到他跟前来认罪。上海教会是他一手培植起来的，负责弟兄是他设立的。有一天，他们竟然把他弃绝了。他跑到重庆，只参加聚会，却不擘饼。负责弟兄张郁岚问他，为何不擘饼？他只答说，上海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没有说，上海负责弟兄怎样冤枉他。一九四八年，上海教会要求他恢复职事，圣灵在那里作工，他们都到他那里向他认罪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只向他们笑一笑】一九五〇年，倪弟兄和李弟兄在香港时，一天晚上聚会后，有两个年轻人站在会

所正门，散发批评倪弟兄的传单。这两个年轻人就站在倪弟兄和李弟兄面前：但是倪弟兄并未受激，只是向他们笑一笑，就走开了。

李弟兄说：我和倪弟兄在一起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与人争吵，争论或争执。在他身上给人一个印象，他是跟随羔羊的脚踪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他身上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 【婚姻风波】倪弟兄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结婚，不久之后，掀起了大风波。这场风波的掀起，包括了三方面：一方面是来自倪师母的姑母。倪师母从小失去了父母，在姑母手下养大。这位姑母极不赞同她下嫁一位穷传道；因为在那时，在中国人眼中，尤其是在上等社会里，认为传道人 and 乞丐差不多；倪师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会的背景。这位姑母拦阻不成，就威胁他们，要他们结婚之后按中国人的礼节去见她；否则，采取行动，破坏他的名誉。他们原可去见她；但因事出威胁，倪弟兄就不这样作；他不愿逃避十字架。于是这位姑母十分生气，起来破坏倪弟兄的名誉，在上海最大的申报，刊登了反对倪弟兄结婚的启事。质问这位穷传道人凭着什么夺去她的心爱侄女？他将如何养得起这位养尊处优的姑娘？怎能使她满足？即使他能，一定是靠外国财源资助。又加上许多不准确，不该说的话，攻击气味十足，极尽诋毁的能事。接着那些反对倪弟兄的基督教人士，也加入这攻击倪弟兄的阵营。他们不惜花费金钱，一再地在报上刊登攻击的文章，过几天就登一篇。

李弟兄作过伴郎之后，就离去了，回到北方休息，有电报来告诉李弟兄这些事。栾腓力弟兄去上海，无法应付，写信叫李弟兄来，当时压力甚大。于是李弟兄回到上海。有一天早晨，倪弟兄拿着一份报纸，报上印着大号红字，印着他的名字，讲到他的婚事，来见李弟兄，几乎流着眼泪说，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一桩婚事会发生这样的风波：「你看，我们所有的名字，都刊载在这大城最大的报纸上了。」同时，他们还印出措词及气味相同的传单，在基督徒内广事分发。有一位传教士说：「我读到一份传单，恶劣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不得不将它烧掉，不仅如此，还得沐浴一番，身心才得洁净。」很不幸的，连教会中也有一些属肉体的人，主要在同工们也参与这事。三方面都起来反对倪弟兄。

最后倪弟兄离开上海，驾车到千里外的西南边区隐藏起来，不再公开地尽职事。不久，李小姐乘船到湖北去了，最后栾腓力弟兄也坐火车走了；只剩下李弟兄和汪小姐，被留在那里，应付那些难处。他们相对流泪，那真是一个艰难的局面。他们两人祷告后，决定什么也不作，不打听什么，也不说甚么，只是积极往前带领聚会，直到风波过。

虽然这位姑母和反对倪弟兄的基督教人士采取行动，极尽诋毁的能事；但是倪弟兄不说甚么，不作什么，只隐藏起来。他是一个接受十字架的人。他真像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和五十章里所说的神的仆人。「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，谁比我差遣的耳聋呢，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，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。你看见许多事物不领会；耳朵开通却不听见」（赛四十二 19-20）。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…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，…」（赛五十 6-7）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三篇 诸般的苦难】

1.【苦难使他有职事】倪弟兄一生没有过安逸的日子，他受了许多苦难，这些苦难乃是为着他的职事。职事出自两件事：启示与苦难。没有启示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职事；因为没有什么可服事给人的。但只有启示而无苦难，你还不能成为职事，也许你有的不过是一种教训，或者只是一种恩赐。恩赐与职事不同。职事是更高的，更深的，更属身体的；但恩赐是表面的，低浅的，不值钱的。如果你得了启示，神就要将你放进火炉，经过一切苦难，你就有职事了。保罗在受苦之前，先得着了启示，然后主将他放进火炉里去烧，受一切的苦。这正像人作瓷器一样，必须经过火烧。瓷器经过火烧之后，其上的字画便与瓷器成为一个，再也无法抹去了。得着一个启示，就像在瓷器上画上画一样，接着必须接受苦难锻炼，使这启示与人成为一个。没有一个神真正的执事是能免去苦难的。你能有多少的生命，能有多少基督丰富的实际，来服事给人，就是根据你得了多少启示，得着启示之后受了多少的苦。启示加上苦难才能使人有职事。倪弟兄得到启示之后，就开始受苦。他经历了许多痛苦，然后在他身上有一个职事出来了。根据职事，就有工作，从工作出来众教会。

李弟兄说：我认识好些今天出名的传道人，他们讲得不少，也写了不少有关十字架功课的信息；但是当我与他们同住一起的时候，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看见十字架的功课。我也曾与倪弟兄同处相当长的时间，将近十五年之久。有时倪弟兄说到十字架，不过不是讲得那么多；但是在他这个人身上，我看见了十字架。倪弟兄是一个接受十字架的人，从各方面来的苦难，就是十字架已经作到倪弟兄这人里面去了。因此，他所作的，不仅仅是一种教训，也不仅仅是一种恩赐，乃是一种职事，那就是他的所是。

你不要太过欣赏恩赐，像驴子说几句人话。不错，那是相当新奇的事；但是不要因此感到惊奇。你要有正当的职事，然后把你所是的服事给人。今日教会的建造，并不需要恩赐，教训，乃是需要职事；不需要你来用你的才干，你来讲那么多，乃是需要你能将生命服事给人。

花瓶上的字画乃是经过窑里火烧，才能牢固在其上；否则一洗，一擦就掉了。倪弟兄说，凡没有烧牢在我们身上的东西，只要擦一擦就掉下来了。擦一擦就掉下来的东西，没有属灵的用处。神话语执事的话语，是神天天在环境里，安排我们经过试炼，经过对付而造出来的。对付有多少，话也有多少；经历有多少，话也有多少。神要琢磨雕刻你这个肉身，叫你这个人和他的话变成一个。

倪弟兄说，一个真为主受苦的人的名字，人虽然不知道，主却不知道。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无名的人，不露名的人。无论谁在暗中为他受苦，他总是知道的，并且也放在心上。主对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（参启二 9）。诗篇第五十六篇八节说，我几次流离，祂都记数，流泪祂都藏在皮袋里，这些都记在他的册子上。神知道受苦在人身上能达到祂的目的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耶稣的杀死产生生命的职事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在上海哈同路的同工聚会中，魏光禧弟兄问倪弟兄对于追求恩赐该有怎样的看法？倪弟兄作答于下：

哥林多前后书乃是说到恩赐与职事的不同。哥林多前书是说到恩赐，后书是说到职事。职事的根基乃是基督的死与生；恩赐只是圣灵在我们外面加上的能力而已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「死」字在原

文是一特别的死。「死」在希腊文有两个字：一是生死的死，就如说一个人活着，或说一个人死了，这是普通的用法；另外一个杀死的死，就如说我生了一个人，或说我杀了一个人，这是另外一种的用法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的死，在希腊文有杀死的意思，所以可翻作耶稣的杀死（the Killing or the slaying of Jesus）。我的伦敦时，曾对西国的弟兄姊妹说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死可以用一个新字，就是deathize。这个死乃是致人于死的死，叫你死的死。这里说的就是耶稣的杀死作到我们身上来，祂那个叫人死的死作到我们身上来，好叫耶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

生命的职事乃是由神而来，是神借着一次过一次在我们身上的对付所产生的。属灵的恩赐只是教会初步的东西。今天主所着重的是以职事来服事教会，而不是以恩赐来服事教会。

一位弟兄一上台，你立刻可以知道，他是有恩赐的弟兄，或是有职事的弟兄。在南洋，人用刀子割橡胶树，刀的伤痕使树里的生命流出来。这可用来喻明职事的服事。人受过火炼就有生命可以给人；这与人只把恩赐给人大大不相同。我们要有一个强的教会，所需要的不是恩赐，乃是生命的职事。一个幼稚的教会，你进去时会很热闹；但是里面生命不多。另一面，你可能看见一位弟兄，口才不好，你为他着急，想去代替他；但是在他身上有职事，他所显出来的不是恩赐。教会长进的时候，就有许多职事产生，结果就有许多生命的供应。一个幼稚的教会需要有恩赐的弟兄；但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情形一直下去。恩赐乃是暂时的需要，只有职事才是永久的需要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作神话语执事需要重组过的性格】倪弟兄说，话语执事乃是神给我们一、二句话，让我们凭这一、二句话，讲出许多话来，乃是我们这个人讲出神在我们里面所讲的话；所以当一个人在那里作话语执事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成分到底如何是很重要的。是什么种的人，必定说甚么种的话。他的人如果是不行的，他的话必定是低的，软弱的，幼稚的。他虽有聪明的话，委婉的话，但不是属灵的话。如果他这个人行的，他的话必定是属灵的，是高的，是準的，也是摸着神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必须让神来组织过，制造出一个新的性格，好叫我们的话出来，就是神的话出来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那个人的成分有问题，神的话就没有法子从他身上出去。他是神所不能用的人，他不能作神话语的执事。

一个话语的执事，站起来为神说话时，不只话语出去要干净，并且他的灵出去也要干净。不是你能讲不能讲，乃是你的灵出去的时候干净不干净。神的儿女身上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灵魂的掺杂。他的灵出去时，他的魂也出来，有掺杂，不干净。工作的头一个条件，乃是灵干净不干净，而不是能力的大或小。因着他这个灵有掺杂，一面他在灵里用能力建造，一面他用他的掺杂来拆毁；所以神不能用他。

我们里面有许多渣滓，有许多不是出于神的东西，有许多不能荣耀神的东西，神就借着十字架来除去，使我们成为精金；因此必须让十字架来炼净，除去人肉体、己、天然的成分。「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；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；因为祂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碱。祂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炼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華。」（玛三 1-3）。经过炼净，才有公义的供物（基督）献给他，才为祂所悦纳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圣灵带着你出去】倪弟兄说，许多圣徒的经历给我们看见，圣灵到人身上去，是带着人特别的性格，

而临到别人身上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灵就需要被洁净，就需要被对付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叫人得着不正当的东西。我们必须看见，人的成分是一件大事。圣灵不是单独的，原封不动地出去。我们把我们的性质摆进去，圣灵不抹煞我们的性质，圣灵带着我们的性质出去。主说：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」（约七 37,38）。主是说，水喝到人肚腹里面，再从肚腹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达秘说，肚腹是我们最里面的人。从你的最深处，流出圣灵来，圣灵带着你出去。水到这一个人身上，就带着这一个人的性质，临到人身上；所以我们要学习受对付，被洁净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同一乐谱不同乐器】倪弟兄说，在新约里作神话语执事的人，必须因着圣灵的约束，因着圣灵的管理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到一个地步，人所有的都能被神使用，神的话能够借着这个人出去。是神的话，同时带着人的成分在里面。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事。有一个音乐家，他能够弹钢琴，弹风琴，也能够拉提琴。他可以用同一个乐谱，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。因为每一种乐器都有它的特性，所以发出来的声音，也各有它的特点。人能彀分得出这是钢琴的声音，那是提琴的声音。虽然是同样的乐谱；但是有不同的声音。每一种乐器都有它特别的声音，钢琴有钢琴的声音，风琴有风琴的声音，提琴有提琴的声音，各有各的特点，而那些特点都是帮助把乐谱里的情感，意味表现出来。新约里话语的执事，就有像这个，有的人像钢琴，有的人像风琴，有的人像提琴，虽然乐谱是一样，但是发出来的声音不一样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神的话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，有他个人的成分在里面。另外有一个人，神的话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，也有他个人的成分在里面。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有他个人的成分在里面。那一个个人的成分在圣灵的约束之下，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在圣灵的教育之下，就能够叫神的话不受拦阻，而是更荣耀地出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苦难学了真实的功课】倪弟兄所受的苦难，除了贫穷之外，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他身体的病痛。他身体不好，第一，他患肺结核，他多年带着肺病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几乎病得要死，后来蒙神医治。他的胃也有毛病。此外还常年带着一种心脏病。他常常告诉李弟兄说，他随时都可能死去。李弟兄好几次看见他，倚着一根拐杖，很痛苦。当他讲话的时候是痛苦的。他常告诉李弟兄，好几次讲话的时候出冷汗。他又几次告诉李弟兄，在开特会的期间，他是一直躺在床上，直到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起身赴会，到一讲完，就又回家躺下。他一直带着心脏病将近四十年之久，最后他在监牢也是死于心脏病。他是一直在受苦。

他一直不婚，直到一九三四年才结婚，他最晚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他的职事，十一年过去，没有妻子帮助他。许多年过着单身的生活。在这方面他也一直受苦。

在贫穷的生活中，他学习了信心的功课。他是一朵真百合，活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只靠神，因信靠神的话。因着他身体的疾病，他也学了许多倚靠神的功课，甚至他学习了如何靠复活的生命而活，以应付他身体上的需要。许多时候，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来服事，而是靠复活的生命。赞美主，借着这一切的苦难，他学了真实的功课；因此，也能给人最大的帮助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藉付代价学了东西】倪弟兄实在付了重大的代价。他学了功课，再传给我们。倪弟兄常对他手下受训的同工说：「不要抓道理，必须要学功课，要有学习。当你向人讲道理教训人的时候，你的道理里必须有实际。你不能单给人道理教导人。你需要一些真东西，这真东西只能从你经历中得来。」由此可见，倪弟兄是藉付上代价，学了东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受苦使人结实有用】百炼成钢。要承担重任，必须先受苦炼。受苦是事奉神的人绝对不可少的。经过苦炼的人才能担重任，作大事，才能结实；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」（申三十三 25）。摩西过四十年旷野苦炼的生活，才能承当大任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。橡树飘摇风雨之中，才能使它根深，才高，切实，成为林中之王。神要造就一个可用之材，也是让他经过风雨的生活。

倪弟兄说，没有一块金子是不经过火的；没有一块宝石是不经过高压高热的；没有一颗珍珠是不经过痛苦而有的。神过去种种特异的安排，就是为了他日特异的用途。要记得，没有刺，也没有恩典，也没有能力，你事奉的范围也就非常的小。

许多基督徒平安无事地过日子，结果是属灵的贫穷。宁可受苦而得主的安慰，胜过没有主的安慰，也没有受苦（谁能尽知主安慰的甘美处？）我们不应当怕艰苦，不应当爱慕平坦的道路。艰苦的日子能使我们发亮。我们不要祈求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干涉，停止苦炼我们的环境，而要祈求神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能当得起苦难的试炼。

无论在教会中，社会中，家庭中，神叫你遇见好多羞辱，痛苦，失意的事，都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，叫我们学习背十字架，舍去自己，顺服神。你若遇见这样的事，你就要对神说：「神阿，你喜欢叫我碰见危难的日子，我也欢喜在危难中过日子。如果你喜欢我痛苦，我就不求安逸。」我们要学习叫神的心满足；因我们不只信主，我们也爱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治的总和】关于生命成熟的事，倪弟兄说了这样的话：生命成熟需要时间。青年人只有大头脑，不会实际成熟。成熟在于度量的扩充。你要让神有更多的时间，给你受你所不能受的苦难，以便扩充你的度量。有人吃亏五元可以赦免，五千元就不能了。有人可以赦免二次、三次，第五次就抖了。生熟两种果子，其分别在于味道，生的酸、涩、苦、硬，熟的才甜才香。盖恩夫人有成熟的味，她是老年人的先生，小孩子的朋友。

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生长的，不是闷香蕉般闷出来的。人子来也吃也喝，有人一吃一喝就显出原形来了。生命不是灵修来的；有灵用不着修；无灵无从修起。百合花开花，飞鸟长毛，都不必预备；预备只能叫你作人间圣人，不能叫你作真正的基督徒。我们只要在消极方面有十字架的记号就彀了，不必用力结果子。我们用力只会耽误生命长进，却不能促进生命长大、成熟。要紧的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，这安排就是圣灵的管治。逃避一次神的安排，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；如此，我们里面生命成熟的时间便要延长，甚至要补课才能成熟。信徒经过苦难之后，和以前绝不会一样，不是度量被扩充，就是更加刚硬了。所以信徒遭遇苦难时，需要注意，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治的总和。人只看见那人生命成熟，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

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【水涨高五尺好】倪弟兄说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时，引了一个比喻。我有一次生了很厉害的病，两个月之内，照了三次爱克司光，三次的报告都很不好。我祷告，我也相信，我也盼望神医治我的病。有几次我的力量比普通的时候好很多；但是在神面前，我承认我有一股的气。我气的原因就是说，今天虽然身体很好，力量也不错；但是神这样待我有什么用？这一个病的根，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都有再倒下去的可能。神给我这一个暂时的力量有什么用？我心里病得厌烦了。有一天，我念圣经，念到哥林多后书，又念到这一章，说到保罗为着那一根刺，三次求主，主不肯，主不作；但是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为着刺的存在，主就加增恩典；为着软弱的存在，主就加赠能力。我躺在床上时，我就求神给我看见更清楚一点。我里面就有这一个意思，好像在这里有一只船，吃水要吃十尺，要有十尺深的水才能驶过去。在这里有一块礁石，它从江的底凸出来五尺高。我就求神说，主若肯，求你把这一块礁石给我挪去，让这吃十尺水的船驶得过去。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是把石头挪去好呢？或是让神来替我们把水涨高五尺呢？神问我一句话，是把礁石挪去好，或是把水涨高五尺好？我说水涨高五尺好。从那一天起，我承认，许多事情都过去。我不敢说，不受试炼；但是感谢神，在那一件事上，我寻找出来，神能够另外给你所需要的。我们都有我们的难处，都有我们的试炼，都有我们的软弱；但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事，不是在消极方面除去软弱，也不是在积极方面凭空给我们能力。他所有的能力都是显在我们的软弱上，像我们所有的宝贝都是摆在瓦器里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【受过贫穷的苦难】倪弟兄出来作工的时候，都是凭信心倚靠主。他没有领过固定的薪金，也从来没有向人表示缺乏过。他信神会供给他一切的需用。这并不是说，他没有缺乏过，他也常常经过试验，受过许多的苦。李弟兄说，倪弟兄早年住在上海的时候，有时整天除了一点馒头之外，什么也没得吃的。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。有时到了一个地步，真是连下一顿饭在那里也不知道。

有一次，他在上海据说大概有三天没有吃东西；因为没有钱。后来在他的房间里找到几个铜元，他就拿着那几个铜元出去，为要去买一个烧饼或者油条来吃。不料走到马路旁边，因为体力支持不住，好像昏了过去，倒了下去。但过一下子，他又爬了起来，靠在那道墙边，不愿给人看见。刚好有一位弟兄从那里经过，问他有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倒下去。他连连说，没有事情！他不愿意表示自己的缺乏。他实在是一个肯吃苦的人。他毕生为主所受的苦，可以说是超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。因他受苦最多，最深，所以也就最有属灵的东西可以给人。

在五十年前，在中国那种经济状况之下，要过信靠神的生活，没有被人雇用，没有职业，没有人应许你什么，那真是艰难。倪弟兄在全中国，在这条路上可能是先锋。他受了这方面的苦，赞美主，他开了这条路。主耶稣真需要他，也用他开这条路，我们只是跟从的人。李弟兄说，有时人说：「你是跟从倪柝声的。」李弟兄说：「太好了！」直到永世，他都要说：「荣耀。」

倪弟兄说，为着主贫穷的人，要看见他自己比在世界上富足的，更为得主的心。神的目的是要借着困苦领他的儿女到宽广之地，借着贫穷使他的儿女在信上能够富足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

十字架》

12.【一床一几一凳一馒头】倪弟兄初到重庆时，住在一间角楼上面，只有一床，一几，一凳而已。张郁岚弟兄去看他，登那角楼之时，木梯还会摇摆，吱吱作响。后来倪弟兄住入自己的工厂大楼，在他并无两样，态度依然如前。关于饮食，他有时一餐只吃一个馒头，喝点白水；有时也赴丰富的爱筵；这些生活情况，他都不在乎，处之泰然。他学会了保罗所学的：「…我无论在什么景况，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；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事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」（腓四 11-13）。

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必须能经得起贫穷的试炼，也能经得起富足的试炼。倪弟兄经此两者的试验，显出无疵。他是一个经过炼净的人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受到基督教的各种逼迫】倪弟兄所受的苦难，也有来自基督教的各种逼迫，就如藐视轻看他。在他早年的时候，他们有人说：「倪柝声是谁？不过是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」甚至当他出了「属灵人」那套书，有一被人认为是头号的大牧师，对人说：「哦，倪柝声是一个聪明人，他很能读英文书，他不过把那些书上的东西拣来翻成中文。」倪弟兄忍受了这些藐视。他学习认识什么叫作被人藐视。那时，不只他一人，还有别人都非常喜欢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三节的话：「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就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」他操练这一个，有些同工也跟他忍受这个凌辱，认凌辱是十字架，越被藐视就越快乐；因为这是背了十字架。

第二，批评。先是藐视，接着是批评。这是因他弃绝否认了整个基督教。你若能读到一九二五，二六年间他所出版的书报，你就能发觉他在那时真的摧毁了整个基督教。由于他那二十四期的刊物，整个基督教完了。他们不单是经常批评，且作防御性的批评，为着护卫自己，就用许多文字出来批评。倪弟兄由于被人批评，学习了真正对付肉体的功课。他虽被批评，却从来没有肉体的反应。不要以为他是天使，不是肉体。地上没有天使，我们都是肉体。但是因着被人批评，他学了对付肉体的功课。

第三，反对。紧接着批评，反对就来了。整个基督教起来反对他。在中国，全基督教有一种消息刊物，几乎期期都是反对。对于这些反对，你是无法想象的；但是我们的弟兄正像他诗歌所说的：「…艰苦，反对，飘零，我今一起不理；…只求我主用你爱情，绕我灵魂身体。」

第四，攻击。紧接反对就是攻击。他们尽力攻击倪弟兄这个人，尽力想要把他打倒。并且最厉害的攻击，还不是来自中国的基督徒，而是来自西教士。因为西教士以为他们舍弃自己的国家，家庭，为主耶稣牺牲了那么多，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异教之地，帮助人得救，并且立下差会教会的基础。长老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长老教会。浸信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浸信会教会。现在倪柝声这一个青年人，从未出过国，从未接触过基督教，竟然写起文字来，要毁坏宣教士所建立的各宗派的根基！（其实这并不真实。倪弟兄由于读历史，与基督教已有相当接触，而他们竟以为没有接触过。）这一个青年人告诉中国的基督徒，包括所有的西教士说，所有这些宗派都错了，只该有一种教会，就是在地方上的。他说：「为着西教士到中国来，我们感谢你们；但你们作错了一些事，你们不该来建立你们差会的教会。『长老会』的名称应该撕下来，『浸信会』的招牌应该取下来。」因着这样，他就受到了攻击。——林元度

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 **【学动机清洁的功课】** 由于受到攻击，倪弟兄学了一个功课，叫他的动机得到纯净。他曾确切地对李弟兄说，当他被攻击的时候，尤其是被西教士攻击的时候，他就自问：「哦，我也许错了。否则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主的仆人攻击我呢？」你看，就是由于这样遭人攻击，他蒙保守，一直自问他的动机是否清洁。他在这里学到了一个动机清洁的功课。

倪弟兄说，一切都在于存心的问题。在清洁的人，甚么都是清洁的；在污秽的人，甚么都是污秽的（参多一 15）。主所看的，不特是工作，主所看的，乃是我们工作的动机——为何而作？主不问外面工作的伟大，主只问内心的清洁。

我们要知道，神所要的不是掺杂的信心，而是纯洁的信心。神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们所要的是神自己，而不是神所要我们作的事。我们所服事的主是诚实的，他所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否纯一，是否忠诚，他不是看成功。我们都该有这样的祷告：主阿，为我自己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要一切都为着你，我愿意你所愿意的，凡在你旨意之外，我什么也不要。

「神阿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；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」（诗一三九能 3）。我们都得查问存心动机是否清洁？一有不清洁就是不在十字架底下，不在生命的路上。「你所喜爱的，是内里诚实，…」（诗五十一 6），诚实地要神和神的旨意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 **【这是政治家的作风】** 倪弟兄学了动机清洁的功课；他也以此带领同工学习动机清洁的功课。一九三五年，李弟兄去杭州带几天聚会，有一点工作。回来之后，倪弟兄把他带到一边（他们从来不瞎聊，不随便谈天说地）。他想倪弟兄必是从主受感，特意要来试验他。倪弟兄突然问他说：「你为什么去杭州？为什么去杭州？」他大感惊讶，倪弟兄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。他答道：「我觉得杭州有些弟兄需要我的说明，所以特意去帮助他们。」倪弟兄的话很直，就说：「你这是政治家的作风。」他说：「什么？请你讲清楚些，我不领会。」他真的不领会。他认为他是主的一个小仆人，他去那里服事，怎么倪弟兄会说，他是要政治呢？倪弟兄说：「因为你是怀着一个目的去的。」他说：「我的目的不坏，我去是为帮助他们！」倪弟兄说：「不错，那就是政治。」他说：「倪弟兄，那我没法事奉主了。」然后倪弟兄就帮助他领会：「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不该有一个目的。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应该是主这样带领。主带你去，所以你必须去。你要作什么，你不晓得，他晓得。」

李弟兄说，这真是一个功课，直到如今，他还在学这个功课。照倪弟兄所学的，只要你有一个目的，不管是坏的目的，好的目的，你就是政治家，就是在玩弄政治。这是一个难学的功课；但是这个帮助他问他的动机。他的动机在那里？他的动机是什么？

主耶稣说：「…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」（约五 30）；一求自己的意思，动机就不纯洁了。「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；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」（约七 18）；一求自己的荣耀，一为着自己某方面的利益，动机就不纯洁了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【持异议者给他痛苦】倪弟兄所受的苦难，有从基督教来的，也有从弟兄姊妹来的。弟兄姊妹给倪弟兄的异议，也是倪弟兄所受苦难之一。有些弟兄姊妹虽未弃绝倪弟兄，但对倪弟兄一直有异议。举例来说，从开头有一位姊妹（当你要说某人短处时，最好不要提名），她的年龄比倪弟兄大五、六岁。那时倪弟兄二十岁，她二十五、六岁。她是一个追求主的人，爱主，也有恩赐，从多方面得到人的尊敬，最后成了一位女旅行布道家。在战时，她在中国首都一个神学院教书。她是一了不起的人。最初教会生活开始时，她就在其中，后来又出去了。她一直与倪弟兄表示异议，跟着那六位开革倪弟兄的弟兄，她是一直对倪弟兄持异议者。一九三四年元月，在上海第三次得胜聚会时，李弟兄看见她在聚会中，一直表示异议。倪弟兄在那里讲道，她一直摇头，这对讲道人是一种痛苦。这位姊妹可算是一位最强的持异议者。弟兄姊妹的异议，对倪弟兄来说，实在是一种痛苦，里面的痛苦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7.【受到不成熟与无能之人的痛苦】倪弟兄还从弟兄们受到一种痛苦，是从人的不成熟与人的无能而来的。他与弟兄们一同作工，背负责任；但是其余的弟兄们无法与他比较。他是那么成熟，那么行，别人却是既不成熟而又不行，这个对他真是痛苦。他曾写信给一位比他年长的弟兄说：「你知道，由于这里的弟兄们不彀老练，我所说的都好，他们自己不能寻求主的心意。」这是说出一个带头的人孤单的痛苦。在五十多年前，倪弟兄是一个奇特的人，他比其余的人不知在前多少，许多他所看见的，弟兄们并没有看见。他们不成熟，又不行；这对倪弟兄说，就变成一种痛苦。他们不能作什么，但是喜欢喋喋不休，也就成了别人的难处。我们该知道，好的工人不多说话，凡好说话的，都作不出什么工来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8.【人的顽梗叫他痛苦】有人顽梗，也给倪弟兄一种痛苦。李弟兄说到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倪弟兄邀请李弟兄去上海访问，把李弟兄留在那里四个月之久。到那一段时间的末了，倪弟兄来找李弟兄说：「李弟兄，我们同工们觉得，你要把家迁来这里，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一同作工。你到主面前去，看主怎么说。」李弟兄就到主面前去，也清楚应该怎样作，于是李弟兄就进到工作里面。倪弟兄立刻将李弟兄摆在一个责任的地位上。李弟兄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李弟兄是一个新手，其余的人至少也作五、六年了。李弟兄只是一个新来的人，倪弟兄却把很重的责任安排给他，并且指定他和倪弟兄同作一些事。李弟兄发现所有其余的弟兄们，都是各忙各的，只有一位例外，他比李弟兄年长，也比倪弟兄年长。李弟兄那时大概是二十六，倪弟兄是二十八，而那一位弟兄已经过了三十五。在他进到工作里来以前，是一邮政局长，有点阅历。有一天，有一很聪明，很有学问的人来了，他打算去美国深造。那时他刚得救，盼望就在赴美之前受浸。他来过一、两次聚会，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；但是这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说：「不行，太陌生了，只来了一两次聚会，我们不该为这样的一个人施浸。」倪弟兄说：「你担心什么？」他说：「我担心他可能没有得救。」倪弟兄就说：「你可否将所有责任由我来负。如果这事错了，我在主面前负责。」他还说：「不。」不管倪弟兄怎么说，他坚持不同意，这真叫倪弟兄受苦。这只是一件事。

还有一件事。到了一九三二年之后，也就是李弟兄进到工作里的那一年，倪弟兄觉得在聚会中没有姊妹祷告，那对教会是一件太大的亏损。他清楚看见，姊妹们在会中祷告，绝对是对的，也是必须的；但是大多数所谓领头的人，都有一种印象或教训，就是在聚会中，姊妹们不该说甚么，应当闭口。倪弟兄和他们交通说：「我们应该在聚会中释放姊妹，让她们祷告。」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：「不可以！」以后李弟兄到了上海，逐渐发觉有这问题存在。李弟兄在这件事上，几乎是头一个说阿门的人。从此李弟兄也就知道，为什么倪弟兄把他放在这个地位上；因为倪弟兄太孤单了。

不要以为只有弟兄们是顽固强项的，有的时候，在姊妹们身上，这种难处更大。这种强项顽固给带领的人以及配搭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，一面忍受别人的顽固强项，一面永远不要向任何人强项，要学习对人说：「好的。弟兄，如果你觉得是这样，我没有话说，我跟你！」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要学习相信别人，相信你的弟兄，相信你的姊妹；这是一个美好的功课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9.【有野心的弟兄使他受苦】弟兄们对地位有野心，也给倪弟兄一种痛苦。有一位弟兄是第三位进到教会生活里的人（第一位是那位作过邮政局长的顽梗的弟兄；第二位是眼科医师俞大夫；这三位都是由上海内地会出来的。）他很活跃，非常进取，处处表现他很爱主；但他一直有野心，要作长老，作领头的人；其实他完全不合作头，不是那一种材料。倪弟兄一再地对人说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不是以哥组织，没有地位给任何人。教会不能作牙医所作的，给假牙一个地位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无论谁要得一个地位，他就永远得不到。这位弟兄进入教会生活二十一年后，不得如愿，就离开了教会，在家里开始聚会，雇一游行传道人，且成为反对这路的人，一再批评攻击。

另一年轻人，非常诡诈，装作最属灵的样子，为着他的野心。在最初期，几乎全上海教会的人都被他骗了。渐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前头负责的人以及同工们，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，大家都同意处理这事。于是教会突然召集一次紧急聚会，全会众都来了。一位同工当场站起来，宣布他虚假的事。接着许多人都起来定他的罪，全会众都定罪他。于是他离开了。等他离开之后，就被当日中国最高的神学院聘为教师。这就是基督教。

弟兄们寻求地位的野心，这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。他曾告诉李弟兄，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事。到末了，他甚么也不能作，只好让它去。他说：「我没有什么地位给人，别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地位。谁愿留下就留下；谁愿离去就离去。」由于这种野心，那时也导致一些分裂。

我们要学习单纯在教会中服事主，只为爱主，爱教会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要得什么利益，没有丝毫野心要得什么地位。不要像丢特腓，「好为首」。地位也是给人的一个大试探，要胜过这个试探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0.【疾病是神给他的一根刺】当倪弟兄得了严重肺病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在一九二七年患了心绞痛。神施恩医治了他的肺病，却主宰地留下他的心绞痛。他受这心脏病之苦有四十五年之久，一直到他去世。（在他去世前之月余，曾有数信从他监中发出，说他病已缠绵，经常反复。他患的是慢性病，是器官病，发病就很难过，就是不发病，病依然在身上，只有发与不发之分，没有好与不好之分。）这病使他

常受剧痛，出冷汗。有时在他讲信息时，疼痛发作，只好身靠讲台。他晓得他可能随时病发而死；可是他接受主的旨意，一无挂虑。他认为疾病是神给他的一根刺，为要完成神的目的。我们都该记得，没有刺，也没有恩典，也没有能力，你事奉的范围也就非常的小。

疾病这一根刺一生留在他的身上，叫他一生的事奉工作全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托住，扶持他的病体，也就是叫他一生经历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所说的：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1.【他的家庭也有叫他受苦之处】他的家庭亲属也有叫他受苦的地方。这从一九四〇年七月他对同工们所说的话，隐约吐露出来。他说：「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生错了家庭；但是神定规，我们该是谁的儿子。神在约瑟身上有特定的工作。我们会以为他该有较好的弟兄；但是他却说：『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，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性命。…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；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』（创四十五5，五十20）。我们整个的一生，不仅仅是由我们悔改之时开始，而是从头到尾，神都为我们安排好了，为要达到他的最高目的。撒母耳，以赛亚，耶利米，以及保罗这些神人，都是神在需要他们之先，早就预备好的。以赛亚说：『自我出胎，耶和華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题我的名。…耶和華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，…』（赛四十九1,5）。耶利米说：『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；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』（耶一4-5）。保罗也说同样的话：『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我的神，…』（加一15）。」

他的母亲个性很强。在他未得救时，曾因家中一个花瓶打破了，母亲误以为是他顽皮打破的，冤枉了他，把他责打了。在他母亲所写「恩爱的标本」那本书中，提到他在上海时身体软弱，母亲去照顾他一些日子。离去之时母亲居功地对他说：「好在这些日子，我在这里照顾你」；那知他说直话：「不在这里更好。」从这些可窥一般，他的母亲给他为难不少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2.【在我里头造个给我丰富的机会】倪弟兄说，我们天天遇见的事，失望的事，不如意的事，都是主在那里很严地对付我们；我们要低下头来，敬拜神说：「你今天有意思叫我作富足的人，把我带进富足里去；我感谢你。」盼望我们这些学习跟从主的人，不要放松我们日常的经历。

遇见试炼的时候，该仰起头来赞美他说：「主，你又是在我里头造一个给我丰富的机会，没有一件不是好的。你又是在我里头造出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，使我可以供应教会。」所以事情的多，遭遇的多，不只不是神亏待我们，反而是神优待我们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【第四篇 破碎】

1.【天然的能力被祂摸了一把】倪弟兄说：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——我无法告诉你，神怎样带；但是神一定会带——借着痛苦和黑暗的经历，我们天然的能力被他摸了一把，被基本地削弱，以致我

们不敢再信靠自己。到了末了，我们不再「喜欢」作基督徒的工作，甚至怕奉主的名作事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能够开始使用我们。

我告诉你们一件事。我得救一年之后，就很爱传道，在我里面像有什么东西，推我往前，使我不得不作下去，传道成了我的命。主可能很宽宏地让你这样继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-不但如此，甚至还有相当的祝福-直到有一天，那个驱使你前进的天然能力被摸了，从那时起，你不再因为你要作那件事而去作，你只因主要你作而去作。神要削弱你里面凭自己情感偏爱的力量，爱这个，恶那个的力量，直到你作一件事，是因为他要你作，而不是因为你喜欢作。你可能喜欢那件事，也可能不喜欢那件事；但是你照样作。神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他只要一表示他的愿望，你就立刻反应，这是仆人的灵（参诗四十 7,8）；但是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有这样的灵。只有当我们的魂，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，意志和情感的大本营，被十字架摸过后，我们才会有这种灵。每一个神真实的仆人，总得有一个时候，经历这种「失能」。从此，他永远不能恢复，永远不能再像从前一样。

有一天，倪弟兄和一位青年弟兄一同吃晚饭；主曾在对付天然的能力上带他有些认识；他对倪弟兄说：「人若知道他已被主遇着，被祂彻底摸过，以致失去天然的能力，那是一件有福的事。」那天，在饭桌上摆着一碟饼吃，倪弟兄立即拿起一块来，将它擘为两半，好像就要吃它一样。然后他又小心地把两半合在一起，说道：「这块饼干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实在它不一样了。什么时候，你的背脊骨一被打断，此后神只要轻轻一摸，你就必定顺服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.【尝到了神按背脊骨的经历】有一段时期，倪弟兄带领许多同工和爱主的弟兄姊妹，追求毗努伊勒的经历。毗努伊勒说到神的大光临到我们，折断我们天然生命中最强的点。多年之后，一位弟兄在香港遇见巴克尔小姐，听她亲自说到当时的情形。她原是英国贵族，从小就虔敬爱主，后是内地会的教士。当她听到倪弟兄说到毗努伊勒两句话，很深地摸着了她：「打断背脊骨，摸瘸大腿窝。」她说，每次当她想到这个信息，倪弟兄讲道的情景也就历历在目。倪弟兄常用他的大拇指，往下按一按，说：「总有一天，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会尝到神的大拇指按在你的背脊骨上的滋味。我们永远没有办法，用天然的生命来事奉神，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境界，除非我们有过一次基本遇见神光照的经历。」她说，听过倪弟兄的信息后，她常和众人在一起祷告寻求，直到有一天，她说：「弟兄，我们是尝到了神用大拇指按在我们背脊骨的滋味。神的大光照进了我的心，使我心中的感觉，不是言语所能述说，甚至连得救的把握，似乎都没有了。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不敢作任何的事。神的光深深扎在我的里面，叫我看见我里头满了天然已生命。」

倪弟兄在这方面的经历，随着年日加深。当他在讲台上传讲这类信息的时候，圣灵的大能临到会众，许多人在会中蒙了光照，属灵的生命得到基本的转机。

倪弟兄写了两首关于这方面的经历，一首是「一生聪明未遇敌手」，专门描写雅各的一生，将毗努伊勒的经历刺入剖开。另一首是「当我蒙恩能够施恩」，说到约伯的天然生命被主光照对付；这首诗发表了他一生属灵的经历。

倪弟兄说，许多时候，主让你因着自己的断案，得着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你断定一件事，结果失败了；再断定一件事，又失败了。到你下一次再断案时，你要说：「我怕我的断案，像怕地狱的火。我怕

我的断案有病，我怕我的看法有病，我怕我的办法有病。主！我真是会错的人，我就是会错！主！你若不怜悯我，你若不扶持我，你的手若不挡住我，我就是错！

许多时候，我们的断案是那么轻易，看法是那么简单；但是等到我们经过各种失败之后，就会服下来说：「神，我不敢想，我也不敢定规。」神要借着各种的事情，各种的人，从各方面来对付我们；这就是圣灵的管治；这就是神用大拇指按我们的背脊骨，神用手摸我们的大腿窝。

要在神面前得着拯救，神总得在你身上作一个工作，对付你那个强的点，把你那个强的点打碎了；这样，你的灵就能出来，并且不会带着那些掺杂的东西出来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3.【工作的三项重要原则】倪弟兄看见了为神工作的三项重要原则：神自己是工作的发起人，也是工作的执行者，最终是工作的总结目标。但是一般基督徒往往忽视这些，每当他们看到有人十分聪明，口才流利，精力充沛，善于治理，就会以为如果这人能够专为基督，那是何等难得。岂知这种看法，就是等于认为神的工作，还能凭着人的能力来作，这是何等的错误。倪弟兄深深体会这个三项重要原则。他虽尽心竭力为神作工，却是凭着神的能力。他认识主耶稣所说：「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，惟有看见父所作的，子才能作。」（约五 19）这个真理；他也知道保罗所说：「我（神）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」（林后十二 9）这句话的意义。倪弟兄一直持守这个三项重要原则。一九三九年，他在一位同工纪念册上题字，写出这三项重要的原则：

	工作
起始	神的旨意
进行	神的能力
结局	神的荣耀

倪柝声 三九、八、三十

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4.【这不过是天然的好义】倪弟兄有一次碰着一个有难处的弟兄。这位元弟兄穷得很，正需要人说明，而在那里，各方面都没有人帮助他；所以倪弟兄心里觉得说：「无论如何，我应当帮助他。」于是他就答应要帮助他。刚刚好，倪弟兄手里那时也并不丰裕，所以就很牺牲地帮助他，好像说是过于力量地帮助他。按规矩说，是对的，作过了就应当快乐。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，要把钱拿出去（因为已经答应了）的时候，里面瘪下来了。里面说「这也不过是急公好义，不是生命；这不过是人的武侠，天然的好义，不是生命；是我自己作的，不是神要我作的。」事后，倪弟兄说：我就是这样吃了两三个礼拜的苦。虽然把钱给他，但是回去之后，还得低下头来，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。我们在神面前的道路，不是善恶问题，乃是里面生命的问题。那一个生命要你作，你所作的有属灵的价值；那一个生命不要你作的，你如果作了，就是好的，也不过是天然的善行，不是神所要的，心里还要受责备。我们的弟兄济贫，出于天然的好义，还得认罪，可知他是一直注意生命，走生命的路，不走是非善恶的路。

倪弟兄说，我们作基督徒的人，整个生活就在乎认识基督有多少。我认识基督越多，基督在我身上所彰显的美德也越多。除了基督以外，基督徒没有美德；基督徒所有的美德就是基督。基督徒所有

的美德都不是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基督的流露，基督徒我们身上反射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一认识这个，你就要仰起头来对主说：「已往我靠自己在那里作基督徒，我是错了。主，我感谢你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我的圣洁，我要让你从我身上出来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5.【葡萄一生的事】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编译了一首诗歌「门徒」，后改为「葡萄一生的事」。兹录其最后两节：

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；不视酒饮几多，乃视酒倾几何，因为爱的能力，是在爱的舍弃；谁苦受得最深，最有可以给人。谁待自己最苛，最易为神选择；谁伤自己最狠，最能擦人泪痕；谁不熟练剥夺，谁是响钹鸣锣；谁能拯救自己，谁就不能乐极。

这首诗歌编译出来，认识他的人都会感到，这就是他自己一生的经历。他是一个接受十字架，破碎天然己生命的人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6.【致信说「破碎」】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，倪弟兄写给魏光禧弟兄一封信，重点说到「破碎」。兹将该信摘录于下，藉资借境：

(1) 作领袖的人要学习爱人，为别人打算，照顾人，为人舍己，将所有的给人。在人身上，若不能舍己，就无法带领人。学习把所有的给人，也按所没有的给人，主就要起首祝福。

(2) 工人里面的力量，应等于外面的工作。若勉强伸张，不纵容，不充裕，紧张，缺乏水流安排，和走在主前面，都是不该有的情形。里面丰富时，什么都是水流，而不勉强。你只能是属灵人，你不能作属灵人。

(3) 在工作上要学习听。行传十五章的教训就是听，听所有弟兄的意思，恐怕内中有圣灵的声音。要存心惧怕，听不了弟兄的声音，就听不了圣灵的声音。所有的同工与长老，要坐下听他们。给他们绝对说话的机会。要软，要碎，要听。

(4) 多人的难处就是不破碎，也许破碎的字句听见了，但是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破碎。破碎了对于事务就不敢断定，对于道理也不敢断定。对人不敢自以为认识，对事不敢自以为能作。不敢作权柄，不要人接受自己的权柄。不敢断定人是如何而便宜地对付。破碎了就不保护自己，就再没有什么是需要回顾的。

(5) 在聚会中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不要太紧张。教会中的事务要学习不必这样多的「躬亲」。许多的事可以分配他们作，要他们学习下断案。你在事前给他们清楚的原则，事后看他们有否照着而作。「躬亲」太多是错的。聚会中要小心，不过分显露。不然，弟兄们要处处都觉得是你作的。学习信托弟兄，分散信托。「」

(6) 神的灵在教会中是不能勉强的，只有你顺服祂；否则祂一不供应膏油，教会的感觉疲倦，可能厌烦。你的灵彀强，在十分钟内就能「冲过」，「压倒」听众。灵一软弱，「大声」说「威赫的话」，「用更长的时间」，都不能补救，反而有害。

(7) 讲道不要太长，或太多，不然信徒的灵就感觉疲倦了。说话的内容要拒绝平常的思想，和卑下的话语。除去幼稚的比方，和过于普通使人感觉幼稚的理由。将最精要的，学习在半小时内说尽。

不要自己以为是津津有味的，就一定是神的话。「」「」「」「」

(8) 祷告会的试探是讲话。祷告会就是要祷告。话语一多，良心就重，祷告就会失败了。

(9) 一九四八年，我在鼓岭的对付，是非常之例外的。工人要多学习，才能起首有对付。若学习不彀，知识不彀，破碎不彀，断案不可靠，就不能对付人。不要太快有把握，就是要作，也得战战兢兢地作。千万不要把属灵的事，看得太容易，要在心思里学。

(10) 要学习不相信自己的断案，以为对的，不一定对，以为不对的，不一定不对。若能谦卑地学习，最快也要几年；所以现在不应该有把握或太肯定。

(11) 在你自己的断案还未达到可靠的地步，被人听从是危险的事。主要作工在你身上，叫你的思想受对付。人要破碎才能明白神的心意，才能作权柄。权柄乃是根据于明白主的旨意。没有主的旨意和心意就没有权柄。

(12) 一个神的仆人之度量，应当被神扩充；我相信神正在工作中。你不必向里面看，不然就会灰心。神也许就是要你负带领责任。香港的工作也许会引导安排人来。我想我们应当安息。

这封信写得很长了，盼望你仔细在主面前读过。我知道这些话是难的。我盼望主能破碎你，使你在祂手里有用途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7.【要接受圣灵的管治—对付破碎合组织】倪弟兄说，外面的人的破碎，乃是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的经历。神需要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，才能使我们为他作有效的工作。

没有圣灵的管治就没有工作。你即使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没有用，不管你多聪明，多有知识，没有用；只有被拆毁过的人才有用。

圣灵的管治是为着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，天然的习惯，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管治，使我们变为成熟，柔软，甘甜。圣灵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，读经，祷告，聚会，各种各样受恩之法，都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

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有神的安排的。我们必须服在神的安排之下，让神在处处事事上打碎我们。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手。不要像先知巴兰一样，驴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使者在拦阻，而自以为是先知的，还没有看见，还要打驴，怪驴不好。

我们不只是接受圣灵的管治，而是赞美圣灵的管治；不只是接受主的手，而是歌颂主的手；不只是接受主的责打，而是甘心乐意地接受主的责打；这样就有一个正直的荣耀的门开在那里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8.【伤风有何教训】一次，倪弟兄伤风，和受恩教士写信问他说：「弟兄，你此番伤风，得了什么教训呢？」他想，人若生了肠热病，她去问人从神得何教训，尚有可说的；难道伤风也得问人从神得了教训没有么？但他果然受了她的帮助，回信说：「我本不在意；因为你这一问；我倒想起来了。我受了神的对付；我已改过来了。」每一件事临到我们。都是经过神的调度而量给我们的；我们都得接受神藉此所给我们的对付。

倪弟兄说，在一切的遭遇里面，你如果还没有看见神在你身上所要作的是什么，你就要求神说：「神

阿！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的手。」许多时候，驴子的眼睛比自以为是先知的眼睛更明亮。驴子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自以为是先知的却没有看见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9.【破碎外面的人叫灵出来】倪弟兄说，十字架的意义，就是破碎外面的人，把你外面人的一切都拆毁了，把你的意见，聪明，自爱，…一切都拆毁了，你里面的人就能出来，你的灵就能被使用，叫人在你身上遇见的是灵，不是你那个人原来的味道。外面总得让主在外面身上打出一条出路来。

作矿工的麦雅各弟兄，不是一个特别有学问，特别有恩赐的人；但他有一特点，就是他这个人是被破碎的。他第一次讲道，是在二十三岁初得救时。他在一个聚会里听传道人讲道，他心里迫切地要救人，就请传道人让他上去讲，可是他一上去，一句也讲不出。他心里充满了救人灵魂的热火，眼泪如潮涌出。最后他喊着讲了两三句。那时，神的灵充满了聚会的地方，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罪，和丧失的情形。他外面的人是被破碎的，他没有多少话；但是灵出来，人也就得救了。

人没有受过对付，道理再背多一点也没有用。救人是我们的灵摸着人的灵，是你的灵出去把人的灵碰一下，是神的灵出来把人黑暗的灵点一下，人就莫名其妙地得救了。如果你那个外面的人捆住灵，福音在你身上就不能出去，主在你身上就没有路；所以我们一直要对付外面的人。

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着生命，乃是怎样才可以让我们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我们这个人应当被主打碎，才能变作教会的祝福，才能盼望世人从我们身上蒙神的恩。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为着事奉主，就得预备被打碎，不能放松，不能保留自己，要让主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完全打碎了。

我们外面的人被击打，受对付，经过各种的遭遇，留下创口，伤痕在我们身上，就能让里面的灵出来。道理神学没有多大用处；光有圣经的知识没有多大的用处；只有神能从他身上出来，才有用处。外面的人如果不被拆毁，所有的都是在头脑知识里，那就没有用。盼望主给我们一个彻底的对付，我们身上有许多破口伤痕，让神出来。

一个人被神打碎之后，就显出神的荣美来。像旧约里的雅各，他在母腹里就与哥哥相争，调皮，诡诈，多计多谋，与天使较力，天然能力顶强；可是他的一生充满了痛苦，接二连三地被神对付，遭遇许多不顺利的事，一再被神击打。他这个人改变了。到他晚年时，真是明亮得很。他在埃及回答法老的话多庄严；临终时扶着杖头敬拜神多么的美；为着儿孙祝福时多清楚。雅各经过几十年的对付，他外面的人拆毁了。到他年老时，成熟了；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荣美。

我们要明白，主的目的是为着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；所以我们一生一世所经过的事，每一个遭遇都是主在那里要达到他的目的，拆毁，打碎我们这个人。在此我们千万不要不平，不乐，发怨言。要知道这是主所给我们最高的好处。

基督如何完全彰显神，而不是神的拦阻；教会也要如何完全彰显神，而不是神的拦阻。神一步一步地对付，要作到有一天，使教会不是神的拦阻，而是神的彰显。我们今天只得低下头来说：「主阿！我们惭愧；主阿！我们误了你的工作；我们拦阻了你的生命，我们拦阻了你的福音，我们拦阻了你的能力。」我们每一个都要对神说：「神阿！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让你在我身上作工，在我身上对付；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。」这样，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就要加强。

今天你将自己交在主手里说：「主，我从前好像瞎子；你要从那里带领我，我不知道；你要把我带

到那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我知道你要拆毁我，今天我把自己交给你。」这样，也许前五年，十年没有结果的，今天要有果子。主在你身上，能够拆毁许许多多已往你所不知道的东西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0.【你怎没有伤痕】上海政权易手之后，倪弟兄编译了「你怎没有伤痕」这首诗。这也是他最后所一直着重信息——天然生命的破碎，和属灵生命的长大。这首诗前三节十卡迈可(Amy Carmichael 1867-1951)作的，后四节是倪弟兄译时加上去的。此后，他就进入更艰苦的十字架中，一直到他殉道。

倪弟兄说，一个人经过神的对付，才能流露生命。主在环境中的安排，总得要把我们用刀挖一下；然后里面的人就能出来，生命就能流露出去。我盼望你仰起头来对主说：「主阿！我愿意让你作工，无论是逐渐的，或很快的，求你在我身上留一个创口，使你能有出路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1.【职事与破碎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，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会中，李弟兄问倪弟兄：生命的认识与事奉的关系如何？倪弟兄答说：

「认识」两个字不能代表我们所走的这条路。人的职事能不能出来，不只是看他认不认识生命，乃是看他外面的人能否被打破。职事的内容乃在乎里头的生命。人有里面的人，也有外面的人。有的人外面的人被打破了；所以你看他的职事能够出来。好些年前，我在主日讲过一个题目，就是深渊与深渊响应(The deep calls unto the deep)。一个外面没有被打破的人，也许只是浅处向浅处喊叫而已。

江北的弟兄们个个都会讲；但是你一碰他们，就觉得不对劲。他们好像油在水面上，是浮浅的，没有深度的。你叫他们讲，他们用聪明的头脑可以讲两个小时；但是讲完，你一点碰不到他的灵。

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外面的人被拆毁；外面的人不拆毁，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。所有属乎外面的东西都需要打破。只有外面的被打破，里面的才能出来。瓦器需要打破，宝贝才能显出(参林后四7)。真哪哒的香膏一天在瓶子里，一天膏的香气就不能出来；只有瓶子打破以后，香气才能出来(参约十二3)。

神在我们的环境中，天天对付我们。主一面在我们里面作工，一面也在环境上安排。严格来说，在基督徒身上没有所谓的环境，只有圣灵的管治。一切的环境就是圣灵的管治，这些管治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破。一个人的思想被打破，你看见他里面的人就可以流出来；一个人的情感被打破，你看见他里面的人也可以流出来。

职事的根基乃在乎人在神面前的认识；但是职事能否出来，乃是看外面的人有否被打破。当我们开始学习作话语执事的时候，需要学习在神面前有认识。但是越过我们越需要看见，外面的人没有被打破，就不能有真正的职事。橡胶树若没有经过刀伤，就不能流出胶来；没有伤痕的人不可能有职事。在这里没有捷径。有的人到今天还根本不知道怎样从里头说话。

千万不要忘记，人有没有职事乃在乎主手的对付。人受了对付，他的灵就比较干净。一个人的灵能不能出来，完全在乎有没有受过对付；一个人的灵干净不干净，也在乎这个人有没有受过对付。外面的人一被拆毁，里面的人就能出来，这个人的话也就能打到别人的心里。许多人以为，一个人能带

人热闹，能带进热闹的空气就好了；但是外面没有被割开的人，没有多少真正的用处。基督徒的事奉乃是根据于破碎，人破碎有多少，刀伤有多少，出来的就有多少。

人怎么说话才能叫灵出来？惟一的路就是外面的壳子必须被打破。外面的壳子在不在，就决定人里面的灵能不能出来。人若是要有可用的灵，外面的人就必须被击打。我们重生时，主就进到外面的灵里。这时候，我们的灵就如同至圣所，充满了光和生命；但主能不能从里面出来，在乎我们外面的人有没有被打破。外面的人如果被打破了，那么所有外面的事，都不会成为拦阻，反而成为出路。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情感，如果经过破碎，就不但不会拦阻生命的流露，更能成为里面的人的管道。一个人被破碎过，他的心思和情感，就成了他里面的人出去的城门。世界上所有的城都是四道门，只有新耶路撒冷有十二道门（参启二一12）。今天基督能否从我们身上出去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被打破。

鼻子是一个人身体上最突出的地方。人如碰壁，乃是鼻子首先碰到墙壁。许多人一出来，别人在他身上所碰见最强、最明显的点，就是他的聪明或思想。一个人要事奉主，他外面最强的部分必须要被打破；这样，他里头的人才能出来。我们不能信主多年，仍是那么完整，仍是那个样子。外面的人若要破碎，就需要神相当厉害的对付。没有受过对付的人不能叫主有出路。（参耶四八11，12。不可常享安逸，要倒一倒，打一打；否则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，仍是老样子）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2.【付厉害的代价接受破碎】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，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会中，俞成华弟兄问倪弟兄：可不可以说，职事的内容就是对生命的认识？倪弟兄答说：

我们乃是因着被主对付、击打，从主学习功课，才认识主。当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认识主。人是在击打的过程里，学习认识主。我们一天过一天被主击打，一天过一天对主的认识就加增，我们就能看见主的生命，怎样代替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这不是生命的加增，乃是认识的加增。这个生命我们本来就有，但是借着主的对付，我们就对这个生命有更深入的认识。

所有的信徒所得到的生命都是丰富的；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生命有多么丰富。乃是当我们外面的壳子被拆毁掉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主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，如何能作我所不能作的事。

在欧战期间，有一个人身上中了四十七发子弹；但是仍然还活着。人的身体能忍受到一个地步，可以经得起四十七颗子弹，还能活着。但是有些人的身体顶好，只是从来没有被刀割过半分。这种人还没有被证明，他的身体能够经过多少伤害。主生命的丰富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为这缘故，没有一个人应该因试炼的缘故而忧愁。试炼不光是试炼人的信心，其目的更是要表显主的生命。神给我们一切的经过，一切的安排，都是叫我们在认识他的事上得益处。只有经过对付的人，才能认识神；而只有认识神的人，才能殷事奉神。

今天我们外面的人需要破碎，里面的人才有建造。我们需要厉害地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，主才能把我们带进去。我们若不厉害地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，主就不能作事。从前，有一个姊妹与家人吵架，吵着要自杀。她说她要去跳河；家人追在她后面。当她跑到水边的时候，家人见她还小心翼翼地拉起裙子，就知道她不会去死。今天我们若不是拼上一切，就没有路走。如果人又顾虑这个，又怕那个太过，这里又小心，那里又惧怕，就没有办法走上去。人要学习付上厉害的代价。要作基督徒，就得厉

害地作，彻底地作。今天乃是末后的时代，我们需要有厉害的人，不然就没有属灵的前途。一半一半，不甘心也不肯甘休的人，很难走得上。在我们中间总得有厉害的人出来，主才能有路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3.【一直讲「破碎」与「建造」】倪弟兄的一生受了许多苦，从那许多苦中，他学习天然的生命受对付，肉体受对付，已受对付，最后六年他停止公开职事，被摆在一边的日子里，他学习了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外面的人的破碎。自从一九四六年，李弟兄再次回到上海，约有三年之久，每次两三位同工相聚的时候，倪弟兄总是一直强调这事，外面的人，你的自己，你的天然的构成必须被破碎。所有临到你身上的事都是圣灵的管治，为要训练，也都是为破碎你外面的人，天然的人，使你的灵，就是有圣灵内住的灵，得以释放出来。你的灵一被释放，圣灵也就与你的灵同被释放。保罗所经历的那些「四面受敌…心里作难…遭逼迫…打倒了…」(林后四 8-9)，乃是为着「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」(林后四 16)。

倪弟兄说，不管你释放什么信息，你必须释放你的灵。但是如果你有天然的生命，你的灵就不容易得着释放。人天然的生命，好像一层壳子，把灵包围起来，需要把这外壳打破，里面的灵才得释放，才能出来。人的灵一释放，圣灵就随同人的灵得到释放。这样，神的灵带着基督就能丰丰富富地供应别人。

这时也带进了认识并操练人的灵。人的灵之于圣灵，正如开关之于电流。你要用电，只要开关一按就行。你要接触圣灵，也只要运用你的灵；所以你必须用你的灵，回到灵里，留在灵里。这时也认识了基督是赐生命的灵，「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」(林前十五 45)。单单这一项，不知给教会带来了多少生命。

由于上面的这一切启示，大家就被带到这一点，就是一切都是为叫你我实际被建造。不是讲讲说说要建造，乃是必须问问自己，有谁实际与你建造在一起？我们需要实际的建造。

在战后，倪弟兄一直讲两件事，不是讲外面的人的破碎，就是讲建造。他会对你说：「不要跟我讲道理。我知道你听见这道理已经好多年了。现在你要告诉我，你与谁建造在一起？」当他这样问的时候，同工们很少能有充分的答复，他们的光景就被暴露无遗；因为那时他们个个都是独来独往，没有一人敢碰别人。个个人都很脆弱，容易碰碎，但非那种正当的破碎。那时同工们一面被暴露，一面也学不少。赞美主！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4.【为着身体求十字架的破碎】倪弟兄说，基督的十字架是何等宝贝！它在每一个肢体所达到的范围，只要这肢体肯让十字架厉害地对付他里面天然的生命，就能提高整个身体生命的度量。但愿我们为着身体的缘故，要祷告说：「主阿，粉碎我里面一切自私，个人，且会减弱你生命的东西；为着你自己的扩增，叫我摸着以前从未摸过的生命领域！」

我们都当乐意将自己交在他手中，使我们能对基督有明确的新看见，可以供应人。我们都当对主说：「主阿，愿我从你领受一点的度量，是身体已往从未领受过的，使你的子民可以得着丰富，叫你的心得着满足。」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5.【受破碎弃绝个人主义】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，在上海哈同路的同工聚会中，倪弟兄说：

我们要看见，今天与身体合一看得见的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与元首是认同的，与身体就也是认同的；人与身体认同就是与元首认同。这件事是看得见的，是可以度量的。约翰说，人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（参约壹四 20）。断没有两个人都顺服元首，而两个人却在那里打架的。我宁可说，我愿意顺服身体，而不假冒属灵说，我与元首没有问题，我是顺服元首的。

今天在各地有许多虚谎的人，他们应当学习和教会一同往前走。如果你和教会一同往前走，你在那里就能蒙祝福。人和身体认同，就定规和元首认同；但是人若说他和元首认同，却不与身体认同，这个乃是虚假的。

如果我在神面前是被圣灵管治过的，是学习交通的；不但弃绝自己，并且弃绝个人主义，我是受过对付的；这样我就是与教会合一的。今天不管你的人有多少，若与那个全数比一比，你还不算多。问题是你和神所有的子民是否一样？若是一样，那么你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教会；不然的话，就是有一千六百人也不能说是教会。人在圣灵里，就能与教会合一；人不在圣灵里，就没有教会的合一。没有教会的合一，就是人数比一千六百再多十倍，也不能说是教会。

神要把我们自己打碎，个人主义不能存在。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意思作人，我们身上硬的壳子要打碎。身体乃是一个感觉的问题。一个人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他自己能够感觉到，他自己就是教会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「身体的知觉」(body consciousness)。我能感觉到一个地步，我能够感觉到我就是身体。这就好像你的肢体一动，就是你的身体动。这是很实际的。主向保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（参徒二六 14）。保罗也许只记得他逼迫司提反，他不知道他在逼迫司提反时，就是在逼迫主。以后他就了解，他逼迫司提反时，事实上不是逼迫他，乃是逼迫主。所以后来保罗说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（参林前十二 26）。我们要问，如果全身喜乐的时候，一个肢体喜乐不喜乐？全身受苦的时候，一个肢体受苦不受苦？我们今天要学习站在一个接受的位置上，在身体里接受其他肢体。骄傲是在败坏之前（参箴十六 18）。那些坐在高高的审判座上的人，定规不是赛跑的人。只有接受的人，只有谦卑的人，只有从宝座上下来的人，才能与别人，与教会合一；不然的话，其他的合一都不过是外表的工夫。

一个人如果与教会合一，别人在水流里的时候，你也在水流里，别人在神面前受一个引导时，你也在一个引导里；众弟兄姊妹都蒙同一个恩典，都往同一条路上去。如果大家是热的，只有你一个是冷冷的，这就证明你不在身体里。大家往一个方向去，我就顺着去；大家都为着东北有担子，你自然而然也觉得有担子；大家都不敢碰那件事，我也不敢碰；这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从里头出来的，不是外面商量好的。所以个个神的儿女都是教会。这样跟随羊群的脚踪，我们就会被神带往前去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6.【在他一生绝不更换同工】李弟兄说：我能为倪弟兄作见证：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绝不更换同工。曾有少数人在工作上出了事情，离开他；但就他而论，他绝不更换。与别人建造在一起，对他来说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他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接受了破碎；所以他能有

许多的同工，并且能与任何人同工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7.【他都能饶恕若无其事发生】倪弟兄有一个很大的度量，在他一生之中，不知受到多少人的顶撞；但他都能饶恕，从不计算人的恶。从前为着生化药厂，许多人反对他，批评，毁谤，甚至当面责骂，顶撞；但是在他恢复职事之时，他都赦免。向他认罪的，固然赦免，就是没有向他认罪的，也都赦免。同工张愚之弟兄，当他去经营生化药厂时，反对得相当厉害；但当倪弟兄恢复职事时，张弟兄看见自己的错，向他认罪；他全都饶恕了，并且饶恕得「一若毫无其事发生」，仍和张弟兄同工。在上海末了的几年，张弟兄成了他最好的一位同工，最终也一同为主殉道了。

还有一位同工李渊如姊妹，也因生化药厂的问题，对他不满，以致灰心离开上海，到苏州去，两个人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见面。倪弟兄恢复职事后，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，仍交她作。他的度量宽宏，能包容一切与他不相同的人，也能包容许多反对的人。他的度量被神扩充到宽广的地步；所以他能有那么多的同工，也能带领那么多的弟兄姊妹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8.【一切境遇都为扩大我们】能饶恕别人，这是心大的问题；能祝福咒诅你的，也是心大的问题。小的人不肯赦免人，饶恕人。人欠他十两银子就掐住人喉咙不放（参太十八 28-30）。小的人就是饶恕人，顶多七次（参太十八 21）。大的人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（参林前十三 5），欠他千万银子都赦免了（参太十八 23-27），能赦免人七十个七次（参太十八 22），能海涵，能包容得了（参林前十三 7）。

不是一点难处就吃不消，不是一句话一个脸色就容不下，不是一些吃亏就过不去，乃是许多不该有的事叫我们被扩大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（参太五 39-41）；这样你就大了。这些打右脸，拿里衣，逼走一里路，不该有的事临到，乃是为着扩大你。一件衣服就摸着了他，就值得他发脾气，就值得他失去信徒的体统，这是小的人。

倪弟兄说，我们若能凭着里面神所给我们大的生命反应，接受顺服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叫我们所遭遇的一切，我们就会越过越被扩大。主信托你，叫你显出他的恩典来，叫你显出他的宽大来，如果你没有作，那是最大的损失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19.【无论如何你们不可以打他】倪弟兄被六位配搭的同工联名在会中宣布革除后，许多人气愤不平，认为倪弟兄讲道有亮光，有能力，许多人因他讲道而得救，并且聚会的地方，也是由于房东与倪弟兄父亲友谊的关系，便宜租下来的，如今竟把倪弟兄革除，实在太没有道理了；因此对那六位同工大表不满。那个领头革除倪弟兄的弟兄，更是成为众矢之的。有一天，有人甚至就要动武打他。倪弟兄见此情景，立刻伸手挡住他们，同时又以身体遮护那位领头的同工；因为倪弟兄的身裁比那位同工高大，整个人就把那位同工遮盖起来；并且大声地对弟兄们说：「你们不可以打他，若要打他，就先打我。他是神所爱的，也是我所爱的。他是我们的弟兄。我已经赦免他；你们也应该赦免他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不可以打他。」这样，他们才没有动手。那位同工深深受了感动，当场流下泪来。神的爱从倪弟兄身上流露出来，基督得胜的生命藉他得以彰显。生命吞灭死亡，这场风波遂告平息。

「…惟有爱能建造人」(林前八 1)。爱能建造人；也能把人建造在一起。经过十字架的破碎，才能涌流生命；这生命最大的特性就是爱。

倪弟兄说，神的灵必须通过人而出来，必须有人的爱，才能有神的爱；必须有人的思想，才能有神的思想；必须有人的定志，才有神的旨意。若是人的外面的人已经作他自己的事，有他的思想，看法，爱好，定意，他忙他的，里面的人就没有路走。

神需要把你外面的人打碎了，才能用你这个外面的人。你外面的人没有被打碎，你是作你自己的事，爱你自己的人。神必须把你外面的人打碎，才能用你这破碎的爱，来爱众弟兄；你的这个爱才能被扩充。里面的人要用外面的人去爱。

当外面的人真被打碎后，就不能再单独行动，而是受里面的人的支配。这样，在我们身上，就只剩下一个人，外面的人变成零零碎碎的东西，给里面的人去用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0.【意志心思在圣灵管治之下】倪弟兄是一个被神破碎的人，他的意志，心思服在圣灵管治之下。他自己作见证说：

有一次我带一位内地会的领袖去听史百克讲道。讲完以后，普通人一定问，刚才的信息如何。但我和他回家的时候，我没有问他；他先说起来，他说史百克的意志太强。我告诉他，我的意志也是顶强的。这个领袖名叫贝克 (Baker)，他说，那你怎么能够与他合起来呢？不错，外面的意志越强大，越不容易合得来；但他并不知道，我们能合一乃是由于里面的人，而不是由于外面的意志。今天如果要我们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相称，里面的人就必须长大；里面的人一长大，就可以管治外面的人。

有的人心思太强，这些人的心思需要被里面的人管治。我读过新约好几百次，虽然不能说比所有的人多，但至少比许多人多。我可以找出上百处的经节是彼此相反的；但是我没有这样作；因为我的心思是在圣灵的管治底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

21.【攻克己身破碎自己】倪弟兄的攻克己身也是破碎自己的一种。他说：

我有一次到安徽区，安徽人喜欢吃麻油。我最怕麻油；但是我在他们中间吃了十六天麻油。他们见我吃饭太少，就问我喜不喜欢吃皮蛋；我说好；但是结果端出来的皮蛋还是浮在麻油中。

同工们受人接待，人摆在你前面是什么东西，你就吃什么。除了身体软弱以外，需要作一个叫人容易服事的人。你在家，作什么都可以；但是出门就没有那么容易。

我们要知道如何处丰富；但是处丰富不是享受丰富。我知道如何吃，我也知道如何不吃。一个在食物上放肆的人，证明他在神面前是没有受过约束的。如果我需要一只鸡，则天天都可以吃一只鸡。如果不需要的话，五只鸡摆在面前都可以不吃。我只吃我的分。

撒但的犯罪就是想宝座 (参赛十四 13-14)；人的犯罪就是想要吃 (参创三 6)。不是吃多吃少的问题，乃是人摆的是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他们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就不例外要求。我到人当中，我还是维持我的地位；不然的话，就会给福音不好的印象。许多年轻作工的人出去时，我请他吃一餐好饭。这一餐就断定他出去，或者不出去。也许这句话不好说，说了，下一次就不容易请人吃饭。

有一次别人给我一张床，床是弹簧床，但是不能躺下去；因为床乃是由小木块拼成的，一转身就

会发出声音。我不但怕别人发的声音，更怕自己发的声音。作工的人要学习处丰富，也要学习处贫穷（参腓四 12）。作工的人到一个地方总得把自己压在底下。

闽南有一位弟兄，他家里的生活程度比较高。当他到比他生活更低的地方作工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我们个人在家里要吃、要住、要穿什么，乃是自己在神面前的事。但是我们作客住在别人家里面时，就需要照着该家的程度而生活。习惯是一件事，受苦的心志又是另一件事。我们不管身体多软弱、多有需要，也要学习低得下来。不要叫有一个地方教会，觉得接待主的仆人是一件麻烦的事。如果你在家里学习活在低处，这样别人如果把你放得再低，你也能忍受得住。只有一个学习克服自己身体的人，才能在人面前不给人难处。只有一个受苦的心志，才能给我们力量，在人面前低下来。所以必须要学习克服身体。（攻克己身能使我们没有己的拣选，没有己的好恶，而有破碎自己的效用。）

同工们不要挑太好或太坏的地方住，要找中等的地方。一旦挑选以后，则要住在那里直到离开；你就是住在狮子洞，也要等到天亮；主没有来，你不能自己出去。除非有别的安排，不然你不能自己挑选。许多作工的人就是因为搬家而出了事。——林元度《倪柝声弟兄的十字架》